

革新叢書第一種

# 黑的美

郭文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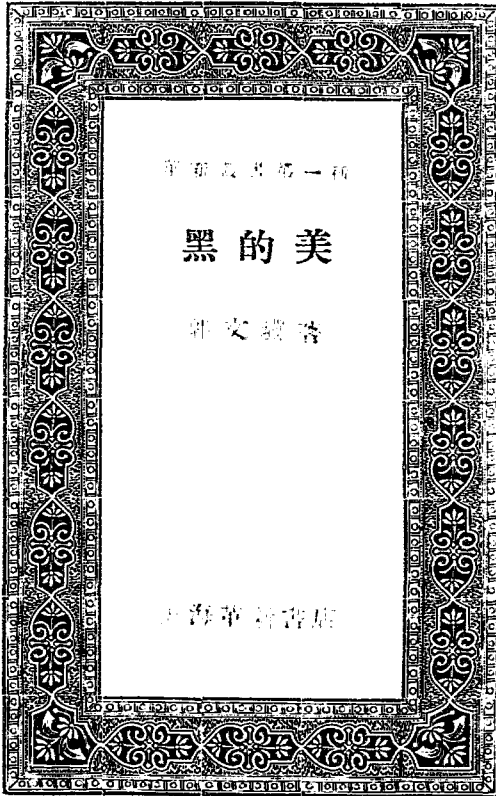
上海

革新書店出版

1927

請滿這一頁紀念我為價  
救惡魔同谷騰的大姊！

MG  
J246.7  
562



3 2169 4006 8

## 目 錄

卷首自言

夢夢的像前

看酒以後

流淚

解脫

黑的美

落花

憂鬱症

長髮

老頭子的死

今朝

寄給她

流氓式的青年詩人

玫瑰花苞與捲煙

沈源

## 卷首自言

活來已十九歲了，朋友，啊，我活來已經十九歲了喲！回憶到這渺茫的過去，不啻得不使人慚愧躲到牆角裏去才足以遮羞！徒然以家中底金錢整百的拿來，換個學生的名號，怪好聽的名詞——學生。實際一肚子的稻草，就連拍馬吹牛，現今交際場中最適宜的東西都不會，養成一個像這樣墮落的青年，想起來禁不住抱頭大哭！

我現在很虔誠地將這本東西獻給我親愛的讀者們，這就是我十九年來一點成績，仍就這樣微小得可怕，幼稚得，或許使你們驚駭吧！朋友，

請你們把我當你們小弟弟，你不要笑他和罵他，盡量地指導他吧——一個忠實的批評讓我來誠懇地接受一吻，再吻，三吻，……到無數的狂吻。

這十幾篇東西，有幾篇已在報紙雜誌上發表過，其餘都是近來的作品。春光使人欲睡，聲音亂雜的房間裏，病魔糾纏着的時候，能寫出東西來，這在我不能不算件快樂底事！然而究竟這些東西是不是值得一觀，那由讀者批評吧！好在批評者有絕大的權威在。

我的話完了，最後，讓我來感謝劉冠悟先生給我許多指導！青年畫家胡忠彪君曾經爲我製過一幅精美的封函，和我的朋友麗娜給了我不少的力量！

文驥于徐匯南洋

十七，四，念九。

## 參 參 底 像 前

爹爹，你總可以容恕你的兒子來擾亂你的  
安靜吧！雖然是我不應該使你在到了另一世界  
而悲傷你兒子惡劣底遭遇，當你在世時已經受  
了不少的痛苦，爲我們而吃茹；可是，怎樣呢？在  
你棄了你的愛兒這十五年的中間，我已悲哭到  
不知幾次；我是不怨，我底親愛的爹爹，老早地  
丟下我們；我也不怨，爹爹不曾爲我們積聚許多  
財產而使我們可安居享樂，我只是自己知道誰  
救我生在這個時期，生在這個佈滿了惡魔勢力的  
時期。所以我只一向冥冥的想告訴你愛兒們

的近狀，可是，我實在不能引起我底像死灰般的勇氣，我更不願意當你聽了以後有你悲戚的清淚爲我們挂流。於是這別來的十五年呵，不曾有過你愛兒生活的報告，就連零碎的鱗爪也沒有。我現在可不行了，爹爹，親愛的爹爹！恕容我這第一次也是第末次的生活來報告吧！我實在不能再忍！我底爹爹啊！母親已經那樣的年老，縐紋滿額仍爲我們時時的煩心；哥哥是終年的在外吃苦，受人家的咒罵，爲了幾個生活的費用而壓住了義氣！我是不忍心再叫他們爲我流淚了！爹爹呵，假使除了你，我可以同誰講呢！我只有跪在你的像前來一一訴苦了！只有可以跪在你的像前便是我唯一底訴苦機會了！爹爹呵，恕了我的不孝，而引流了你的清淚。我底親愛的偉大的爹爹呵！爹爹，我希冀今天晚上能接受你偉大的嚴愛，這樣我的心便足了。從今以後，爹爹呵，我不再想念着你，想念着你了。我只有接受我運命所給與的一切，我不再悲哀，不再擡起被頭



夜間睡在牀上嗚咽了。設或有那一日，爹爹呀，我忍受不了牠給與塞厄的連續，我當不再痛哭，這算個什麼呢！那時我只燃燒起真理和自由的良心火焰和環境奮鬥去。爹爹，你的兒子以後是否像現在的乞丐，飄泊和流浪，或者將來更會因為我身體衰弱的原故而倒在路旁像一隻死狗，就連老天都不能負責的有個回答。人生雖是到處是黑暗，但是在這充滿黑暗的中間，時時有微微的光明閃爍着，你的兒子呵將開始做一個光明底找求者，他要把這一點光明高舉起來，在黑夜的中間。爹爹，我更將借你精神上的協助，你的兒子自己做一個光明的燈，照澈這黑漆一團的世界。他不再悲哀了，不再想念着你了，我有我的使命要服從呢！爹爹呵，以下拉雜的話都不是真正的悲哀，是說得出的悲哀；真正的悲哀好似毒蛇盤繞在心頭，壓住了我的氣，說不出呵！哭起來淚海就乾枯了的！

『在十五年前的一個早晨，我還睡在牀上朦

驕地，你狂吻了我的兩頰便離開我們了。啊，爹爹，誰知道那次便成了永別呢！那天以後我就沒有親愛底爹爹來吻我了。其實，這些我何嘗憶得呢，那時我只四歲。不過後來當母親繃起眉毛談到你，我親愛爹爹底時候，她一面流淚撫着我的頭嗚咽地斷斷續續片段地講出來的時候啊，我是看了母親的落淚也不覺凄咽了！我那時也不過感到看不見親，似乎不大開心，又何嘗會想起沒有父親的苦楚呢！

『一個很早的早晨，母親和我們都安適地享受那被頭裏的快樂；但是姑父來敲門了，急迫的而且雜亂的聲音驚醒了我們。

『子寬在鎮江稍為有點小病，他很想念你們，我帶你們去看看吧。』姑父很慢地一字一字的講出，深怕母親驚駭，末了，又加上二句：不要緊的，不過他很想念你和小孩。』說完了搖搖腿地。

『什麼病？』……母親已經駭怕起來了！身體

顫抖着。

『不要緊的，一點小病』。

『住在…那…裏？』

『吳家，你放心不要緊的。』姑父很鎮靜地說出來！

『我們不等到吃飯，忽忽的上火車，姑父微微露出笑容，母親是早已淚痕滿面了，我呢，只知道要糖吃！』

『這些，爹爹呀，我又何從憶得呢，不過聽見家中談起了你，我直起耳鼓——母親這樣講給鄰家的劉老老聽，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只在微微地發出深長的嘆息。我也流淚了，爹爹！我底親愛的爹爹啊！母親不消說是流淚的！』

『母親又曾經告訴我是這樣：當我們到了鎮江呵，我底爹爹，你已奄奄一息了，魂魄飛到九霄雲外好久的兩眼只望着牀頂，我曾經大聲的喊我的爹爹，可是，決沒有應聲了。從你給我最後一次狂吻以後，我就聲嘶力竭，再也沒有應聲』

了。呵，爹爹啊！從你牀邊一面盆的鮮血是如何的表示出，你在世爲我們殫心積慮，便在這時候病症一發不可救藥而有這樣的淒慘的結束，呵，我是怎樣的應該努力呢？才能不負你一身在世時的殫慮，可是，我只騙了一個學生的名譽，母親和哥哥心血所得來的金錢，給我做了騙名譽的資本，一面亂用還不覺到可惜，我尚以爲人在世上是何必苦惱，並且『天無決人之路』的詞句永遠地存在我的腦海中。於是，我底爹爹呵，我實在是不肖的子弟了，固然是我敢相信你定不能爲我瞑目在另一世界裏，當我現在長到十九歲還不能使得年老的母親安樂地度完了她的殘生，並且，並且呵，她仍是不得不念着我，半夜中不斷地喊她不肖兒子的名字。至於哥哥呢，日夜地爲我籌置學費，將那熱的面孔去受人家的不知世情底辱罵，他底兄弟連綿的還寫信同他要錢，買書。你想，我底親愛的爹爹呵，他的罪過是易受的嗎？而且他極愛他的兄弟，不願違拗了他

兄弟的意思，當去衣服也得要滿足他兄弟的金慾，心田裏是怎樣對他兄弟抱着滿腔的希望呵！

『爹爹，爹爹，我是不能使母親和哥哥失望的料想已經消失在我底墮落行爲中，母親殘生爲她兒子的落淚，哥哥爲失望的妻因而自輕其身已經將成事實了！我曾經爲了這點，只要一想，便要去自殺，這樣才可以少用些母親和哥哥的金錢，從心血洋耗中的得來者，可是，爹爹呵，黃浦江邊我癡望着江水半天而沒有勇氣望下一跑去，於是我又憂鬱地回到寓所。當晚又去到魔窟裏受惑了。我還有一次立在峭壁的山頂，那時只要望下一跳，便什麼也完結了，我的勇氣是很澎騰的。但可惜的那，可惜呵，母親慈祥的面影現在我底眼前，於是帶回了我的希冀而匆匆地回來了。再有一次，絕望到極頂的我，走着沿鐵路，我希望被火車壓死，但是等到肚皮爭得叫，火車的煙都沒有見過，於是又只得抱着無窮的煩慙回來了！呵，爹爹，現在我雖然不願意再去死了，

徒然多了一層在我生活史上的污頁，我是去找  
求黑團中的一點光明了。然而，母親的失望，哥  
哥的失望，以及一切親戚朋友同鄉對我底失望，  
那是斷然的。

『爹爹，從你那天一正月十二一離開了我們  
以後，家中立刻失了主翁，亂雜得如麻似的。并  
且家中生活無從着落，不得不遷到生活低賤的  
鎮江去。哥哥是那樣的年青，不能擔任全家的費  
用，於是母親除了悲哀的情緒刺激她終日的悽  
咽而外，還得拿心血換來的報酬來補作家用。我  
底親愛的爹爹呵，呵，老天是真殘忍的；那時，我  
們還拚命的鬧病，母親在夜裏沒有安息的機會，  
日間尚須操勞一切，結果也是一場大病。從此家  
中欠了許多債務，母親的手飾不消說已做了生  
活的資用；然而你的愛兒自己仍是很安適地，母  
親雖然吃飯用點素菜，可是你的愛兒每餐總有  
點葷菜的，不曾苦過！

『呵，我底爹爹啊！我想到此地，我是要哭了

我不知道母親怎樣的痛愛，黑髮變成了斑白，面兒起了縐紋。當母親心緒惡劣微微對我們發出怨言的時候，我底大逆不道的話從我卑鄙不可救藥的性情就衝倒她。呵，你想，她何嘗忍得住呢？痛哭了一天，沒有人的時候不時用手帕拭揩淚痕。爹爹，這些話我本不想告訴你，使爹爹傷心；但是，在我現在痛加懺悔的時候，而且事實是事實，我是忍不住再瞞着了。雖然我對於母親底苦心現在諒解了，死也不願再幹那種不孝的行爲；然而母親的年歲老了，殘燭的餘年是有限的了，再孝順她老人家也沒有幾年了！呵，爹爹，你在世時很喜歡的愛兒，你決不會料到是這樣的不成器吧！』

瘦長的權奇寫到此地，筆放下了。倒在牀上抽煙，晶晶的淚珠從淚海裏落下來。他望着桌上他爹爹的遺像，母親寄來的信件。凝思一切。等到被褥上淚痕滿滿的時候，又坐在桌旁不住地

筆下寫，一面拭擦他的清淚。

『爹爹，我對於母親是懺悔着我的不孝；然而，爹爹，我有時也怨憎她。母親希望我做一個資本家 政治家，這些我都是討厭，什麼家，他媽的，好好的自由人不去做，驅要做偶像的特殊階級。談到資本家，呵，爹爹呵，我要為我們親愛的勞工們狂聲大哭了。他整天地不做事而得到了報酬，明明拿了自己的心血塗在工作上的勞工們啊！他們是沒有足以抵償心血報酬的。爹爹，你想這種壓迫勞工們的走屍，是你的愛兒所願做的嗎？再談到政治家，呵，他們只曉得做新舊軍閥的走狗，榨取人民的金錢來做他們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們根本不明瞭政治，他們所學來的不過獻媚，不過是壓迫平民。爹爹，你想這一種卑鄙人格的人是你的愛兒所願做的嗎？呵，我底親愛的爹爹，我是愛母親，可憐母親，同時又憎怨母親。



『爹爹，當我看到銀色底月光想到家中的時候，我就想立刻歸去，抱着母親大哭一場。可是，等到我計畫到幾時可回去，預想到家中的一切，我又不願回家了。爹爹呵，家鄉裏故人對我底談話，母親對我的勸戒，又使我不得不痛苦萬分。爹爹，你想，使你講不願講的話，聽不願意聽的言語，同時，還得裝出作偽的表情來。呵，老天呵！我是願意我的頭被割去，身子斷成幾段，死後再到地獄去受最嚴酷的處罰，而我不願意生在世上受這種極頂的痛苦！』

『爹爹，雖然是這種罪過不願收受，可是長期的暑假又不得不回去，我大膽地反抗到一切的不正當，於是，爹爹呵，我的名譽——家中常可以聽見這兩個不願聽的字——是掃地了。只要多度一個暑假，罵我的人是更加的多。呵，名譽，名譽是什麼呢？名譽只是騙人的假面具，吃人的假招牌。有名譽的都是狗屍，豬仔。我要什麼名譽，窮迫得像我這樣還談名譽嗎？笑話了！』

爹爹，對嗎？

『他們又對我講，我是聰明絕頂的人，不應該向革命的途徑上走。我應該好好地做一個什麼家，將來做一番事業。呵，爹爹，他們所謂大事業便是壓迫勞働者，榨取人民的心血。其實，在現代的這種社會我們做的事，只有拿起大刀，站在十字街頭，去殺人，殺完了這般狗東西。狗血濺流在街頭，從這裏到那裏，再從那邊流到更遠處，那就完了。我只是面上浮泛着微笑，呵，狗東西完了。我們來讚美世界的自由真理實現將在了！歡呼呵！讚美呵！』

『爹爹，還有此地的朋友們，討厭呵！他們都勸我信仰上帝。上帝是博愛的。他勸你『假如人打你左邊的耳光，你給右邊的耳光讓他打！』他媽的，還說什麼？一句話完了——上帝叫我們永遠做奴隸，要安分地服從資本案，壓迫者而不要喊叫。他媽的，上帝，上帝是狗東西，吃我們驅我們魔鬼！』

『爹爹，母親是可愛的；有一次我在生病的時候，母親在神的前面禱告，她很願意將她的幾年來抵償我的病。等我病好了以後，六姨父死去了。母親替姨母悲感到極點，一位沒有兒子的女人便是老來苦痛的象徵，<sup>(1)</sup>於是本着舅父們的慫恿，將六姨母家的女兒許給我了！呵，爹爹，寫到此地我又要憎恨母親了，固然是我很可憐姨母，然而像母親強迫的做出這種事來，她是不能了解伴侶們是要性情和協的啊！那時候我真要哭，大哭一番。我心裏感到我只有兩條路：一是犧牲了我終身的幸福，一是不接受這種婚約。然而叫我犧牲了幸福，在我是不可能的事；要說是不接受吧：母親的意緒，姨母的可憐，表姊對我的單思，又使我的心田亂來如麻了！呵，爹爹，那時候我只有哭，痛哭一番！

『平淡的生活，日日處於煩悶之中過了許多年，我已經十五歲了。

『怎樣呢？從小學畢業，連能介紹我做學徒

的人都沒有，要進中學，眼看得家徒四壁，怎樣呢？窮雖窮，尚有三擔銅，他媽的，拿銅出去賣掉，能值幾何？於是家中立刻到了愁悶的時期！我的飯量一天天大起來，小學雖然畢業了，算盤不能打，終天的坐在那裏，看着母親爲我們勞苦，一些不能對於母親有幫忙，飯放在桌上去吃，燒鍋的本事都沒有！我還要同母親爭吵：

『沒有錢不如不要養兒子！』

『啊！爹爹，母親的心痛了，哭了個整天！爹爹，我是承認對着母親不孝的啊！我是懺悔過去的罪愆，然而，怎樣呢？爹爹！』

『這真是奇怪的事：當我進了中學，從哥哥那裏向人借來的錢上了中學。我和表姊的婚約解除了。固然，我們想像都可能知道的：母親是降服於舊禮教的人，從朋友那邊聽到表姊不貞的消息便解除了！爹爹，我真可憐母親，可憐母親爲我們終日的煩勞！』

『從十五歲到現在，這十四年中呵，爹爹，我

是認識社會上的一切面孔，就連親戚對於我都是那樣，我怨我沒有錢嗎？呵，爹爹，你的愛兒不是這樣的人；他不怨社會，也不怨親戚的無情，他只是充滿了歡喜，假使他是個公子的話，享盡了一切，他一定不能夠認識社會的陰影，機會都沒有。

『近年來，爹爹呵，我身邊常常是沒有一文，幾個銅子可以買一包的紙煙都辦不到，我只有向同學討煙頭吃，別人家遺棄在地上的。有一次，我感到悶極了，走到馬路上想吸點新鮮空氣。因為有病而且擬流連路上風景的關係，慢慢的踱去，不料走在我後面洋大人覺得我攔住了他底路，拿起棒來打我的腿，接着洋大人賞我一枝火腿。我是痛極了，倒在地上，瞠目的看他走過去轉了灣，心中的忐忑仍然在跳着。當我回到校裏的途中，雖然身上沒有力氣，很快的步行，頭不斷地向後面探望。

『爹爹，還有一次，那一次呵，爹爹！我在路

！躑躅！無軌電車從後衝來。我，不消說，又倒在  
地上。並且我得一個「豬奴」的名號，無數的男女  
在朝我望。爲了那一次，爹爹，你的愛兒在獄裏  
坐了好幾天！於是我是一個囚犯！

『爹爹，你的愛兒是囚犯豬奴！

『爹爹，當你聽了這一段話，請你不要爲我  
流淚啊！我是恐怖着的！這在你的愛兒流浪生活  
史上算不得一個什麼？千萬，爹爹，千萬不要爲  
你的愛兒而流淚啊！

『在中學時代的用費，爹爹，是非四百元一  
年不可的，每學期的開始將到的暑假或寒假期  
中，那便是我受罪的時候，東處向人家借銀，西  
處向人家借錢，爹爹，你想借錢的日子是好過的  
嗎？只要人家允許我到這好，不然走回家中便是  
大哭一場。飯也吃不下；鄰家的老爺太太還不住的  
冷笑——沒有錢上什麼學！好呵，上了幾年學  
校倒會哭了，脾氣越過壞了！

『爹爹，我從母親底口裏知道爹爹在世時很

替人家出學費。而今呢，爹爹，他們都已能在社會上吃飯了，呵，何止吃飯，他們都左抱妻妾右擁美姝的闊老了。可是，上學期無處借學費的時光，向他們講了一聲。呵，爹爹，立刻話到了！

『我看你這樣大了，也應該曉得些錢的寶貴，每年拿出那些洋錢出去念書，有什麼用呢！』說話的是我的表哥！爹爹，你或者知道你的愛兒性情是剛強的吧，他掉轉臉來就跑到家中了。他不忍告訴他的母親，恐怕引起母親的悲哀，他只是說表兄不在家更完了！

『爹爹，我底爹爹呵』，……

權奇寫到此地，他的清淚直流到嘴邊，頭仰着，兩個拳頭舉起來了，心田裏因為回憶的原故，憤激到萬分。

——天呵！我的老天呵！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我底爹爹呵！

他不住地狂叫，桌上放有一個空的香煙盒，

拿起來用力擲到窗外去！

——我給你教訓嗎？笑話了，你是我底表兄，不借錢就說不借錢！

——他媽的，這些弱的人類。

權奇經過狂叫和痛哭，以後，身上疲乏到萬分，不禁倒在椅上，只拚命的呼吸。不久他便睡熟了。他到了另一個的境地。

臥室的門忽然開了，走進來一位頭髮蒼白，牙齒脫落，綉紋滿面底男人。晶瑩的眼淚充滿在兩隻欠神的眼眶裏，微弱的息氣，似乎快要斷絕。權奇坐在籐椅上癡呆地不動。

『找誰？』權奇說：

『我找我的兒子呵！』老年人很費力的回答！說完拚命的在室中走來走去，兩眼四處的望！

『你的兒子姓什麼？』

『吳。』老年人說：『我是從墳墓裏特地來的！』

權奇似乎呆住了，當他聽見老年人說姓吳。立刻他回憶起幼小時母親講給他聽的一段故事



就是一個死去多年的父親來覓他的兒子。

——他是個鬼。權奇想。

『我的兒子叫吳權奇，我不放心他。』老年人說，同時面容上表示哀求他告訴他兒子的寓處。權奇忽然忘記了先前的回憶，很快的投向老年人懷中去！

『爹爹，我底爹爹！』

★ ★ ★ ★ ★ ★

醒來了，權奇才知道一個夢。兩頰上留有淚痕，他仰起悲哀的臉來，驕矜的月兒偷窺着他。他的思潮有些模糊，明明看見他的父親抱他在懷裏的！他喊茶房了！

『茶房！』隨着聲音是進來了一位茶房。

『剛才有沒有人來覓我，一位老年人。』

『沒有的。』

他證明他是在夢裏看見爹爹的。

——死了的人，還看見嗎？——他拿起桌上他爹爹的遺影來，擺在懷中。

夜間同室的人都睡得沉寂了，他濡起筆奈往下寫。

『爹爹！我剛剛寫完了上一段，朦朧在倒睡藤椅上。你來看我了，爹爹！我看見了蒼白的頭髮，十九脫落的牙齒，繃紋滿額的你，我不識認你是我的爹爹了。我做夢也料不到我的父親會那樣的瘦弱，瘦到那樣的地步呵！爹爹，你在別個世界裏仍爲我們焦慮嗎？呀，我親愛的爹爹，你真太瘦了。假使你不說出你的愛兒名叫吳權奇，無論如何，我也不敢相信我的爹爹！跑幾千里的路途來看這流浪在外鄉的我呀。呀，呀，偉大的爹爹的愛呀！』

『爹爹，當你看見我面孔，夢中了；你是清淚不住的滴流；爹爹，不要這樣的爲我傷心，不要啊！我還要告訴你幾件事！』

『上一學期開始是在秋季，母親又病了，在牀上三十餘天，那是當然的，我們是不忍心眼看

得病人睡在牀上而不請醫生。先給我們阻礙的便是錢，家中生活支持已不易，何來一筆醫藥費呢？我忍氣吞聲的在借據上允許二分利息的借款，并且一年不還第二年以四分計算，爹爹，我能不為母親的病而不允許嗎？在今年的春間，債權者要討還，爹爹，你想，母親雖然是病好了。然而那裏有錢還呢？只好眼看得家中紅木的桌椅給人搬走。債權者回答我們尙少五十元。爹爹呀，你的愛兒在那時進了獄，判決限十天交還，母親焦急到萬分，將房契抵押出去，還是還完。可是，爹爹，假如押抵過了期限，二三間破屋是沒有資格可以再住下去了，……啊！以後還可以談嗎？以後的命運不過是塞厄的連續吧了！法律真可怕呀！爹爹，現在的法律是全人類的法律嗎？他不論我窮，一定要我還債，限期的還債，母親焦急死了，我也死了，仍得要還債務，爹爹，這種法律是我們無產階級所適用的嗎？啊！法律，野蠻民族的法律！爹，你看對嗎？我寫到此地，我不

覺想起了我入獄前訊問時那位着制服的大律師代原告說話。爹爹，法律既是野蠻的，爲法律辯論的大律師自不消說是野蠻的走狗吧了！

『爹爹，請你不要爲我憂慮，這一次是入獄的第二回了。第一次在去年春季。老友沈君看我煩悶可憐，在晚上是常拉我到馬路上去，有一晚當我們回校的時候，已經很遲了，馬路上沈寂得像地獄；其實，世界上都是地獄，迎面來了一部汽車碰在我身上，我何嘗知道就因此得罪了洋大人，把他的時間虛費了。他請我吃了兩記耳光。爹爹，你想，那時假如你是不是要憤慨，你是不是要反抗？老友沈君冒了火，走上去給他一拳，洋大人頭掉轉去同沈君對打，不自然而然地我兩拳用力的向洋大人亂射了。結果我是生活在獄裏十五天，據說捕房因我年小而減輕了處罰。』

『爹爹，獄裏的生活是可愛的，我預備等我沒有飯吃的時候，到那邊不至於餓死的，每天有兩頓飯，總比餓得沒有東西吃好得多，這種義務

旅館是對於我這種流浪的人合宜不過的。爹爹，我現在是預備着到那邊再去第三次，第四次。呵，爹爹獄裏的生活是怪可愛的呵！

『除去我有壞的嗜好而外，我的性情又太偏僻了。——這我並不自己相信，都是朋友們對我講的，我只覺得一般人的醉生夢死，同他們講起話來很吃力，他們只曉得一天到晚的出外看電影……其他似乎都不管，其實他們都是公子哥兒，又何怪呢？不過我同他們的嗜好就不同，主張也不同，他們都遠遠地離開我，不同我交接。我想，爹爹，這個年頭是只有看電影的，我的性情是偏僻了！是不能交接朋友的。我還有點神經質喜怒常常變遷。——這也是朋友們對我講的。』

『爹爹，在你疑思你愛兒的時候，你會料到你的愛兒正當讀書求學的年齡是專心一致讀書的，是不是？啊，爹爹，你是錯了，你的愛兒終天的直沉醉於我的嗜好當中，睡覺，抽煙，吃酒，……性的苦悶是不消說的了。』

「爹爹，你的愛兒將來究竟是個什麼人呢？僅僅拾九歲的青年就這樣的墮落，我將來當然決不是所謂什麼家的，銀行家，資本家，政治家……決不是你性情偏僻的兒子所願做的，他不過將來，說好點，革命的烈士死在戰場上，不好點，終身流浪者，倒在路上像一隻死狗吧了。總之，你的兒子決不是像現在所謂轟烈的大人物，就算一個平常的人物也都沒有資格去做了。我不會拍馬，我不會欺騙，我不會抑制我的對於社會反抗的熱情，爹爹，你想這種性情的人，社會上能容納他嗎？這是不可能的事，幾歲的小孩都可以爽快地回答！

「爹爹，哥哥對我的盛情真是深刻，當他聽到我肺病已達第二期的時候，一天兩個電報叫我暫時停學，然而，學費已交了，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借來，我忍心把這學費拋棄了嗎？只有繼續的讀完這學期了。每天夜間失眠，日間就昏頭昏腦，爹爹，請你再想一次吧，這樣的學

生還有心腸好好地讀書？他終日的心只寄託在母親的懷裏，哥哥的失望的心緒裏，異性的慰安裏，有時，爹爹，在你的偉大的嚴愛裏面，大姊的死於環境支配裏面也曾寄託過。我的心不寄託在書裏那是可斷然的了！爹爹，我現在並不爲這點抱着煩惱的，因爲我是以全付的熱誠來接受我這運命的！爹爹，請你爲我放心，爹爹，請你爲我放心，一方面我對於找求光明的燈是一步不肯放鬆的！我現在就開始奮鬥，假使你已經爲我痛心，那麼，你應該拭措你老年人的眼淚，面上露出微笑，覺得你生一個我來不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爹爹，拉雜的寫了許多了，這是第一次也是第末次了，我並不是希望爹爹憐憫我，不過我想念爹爹，就這樣的告訴你，我過去的一切和我將來所做的事，以後我是沒有功夫了。

『爹爹，從今後我不再想念你了，

『爹爹，假如大姊願意着這封信，請你給她

讀一回吧！

『爹爹，從今後我不再想念你了，

『爹爹呵，從今後我不再想念你了喲！

你的愛兒權奇』

權奇寫完了信，心頭上快慰得許多，他的話完全一口氣說完了。他感到身體上在疲乏中有神祕的安適在，他微笑了。這一夜他睡得很適意，日光在正中發出光炎正午的次日，才起了牀，面孔上是充滿着微笑。他將桌上爹爹的遺影狂吻了一會，撫摩了一會，終于放到箱子裏面去，最低的地方。

不久，一位朋友來告訴我權奇的結果。

『哦！』我點點頭，嘆了一口氣。

兩人都不約而同地靜默起來，但過了兩三分鐘，媿喊我們吃晚飯，我也就忘了，朋友吃飯時口部的動作引得我們哈哈的大笑！

（完）



## 春酌以後

客全散了，屋子裏杯盤狼藉；主人貢三媿貞對坐着，頰上都掛下紅暈。閃爍的燈光照得屋子裏的各物發出光芒來。

『媿，還記得嗎？去年春天你我結婚的那日，你真美呢！』貢三說着，走到媿貞的沙發上並坐了。

『哦？』

『我真忘不了那個，……』貢三手放在媿靜的腿上，注視她玫瑰的右頰。笑嬉嬉地。

『那個什麼？』說完了頭仍掉回去。

『朋友要我們舉行的那次接吻呀！你沒有忘記吧！那天你的兩頰紅得像今天一樣，我沉醉了，在你的自然美中。我的心志志的跳聽到朋友的話，但勇氣是很可愛地，我兩臂抱着你。吻後我的身體升到天堂了，身體都碎了。』貢三又向魏靜移近些，他一句一句很慢的說出來，而魏靜今天特別留神將話刻到心坎中去慢慢的嚼味。

『……』魏靜只是撒嬌的微笑。

『你不曾想念到這些嗎？』貢三又移近一些。

『你的記憶力倒很强呢！』

『現在，你可是更加的美了，緋紅嫩小的嘴唇比那時真有天壤的分別呢！眉毛比以前更長了能夠蓋住了眼睛，兩隻眼睛更加的妖媚。在今天我你對坐的時候，就是現在，我才感到呢！你比以前更加底美了！』說完不住的嗅鼻子。

『你拿我開頑笑呵！』接着貢三，

『上帝可以處罰我的，假使我那樣。』

『哦！真的呵？』

『真的，真的。那時我絲毫不怨尤呢！也不但是你容顏的驚人像一位天仙，就拿你的動作來講，是多麼的華人呀。你看，我的媿，屋子裏的東西經你激動後那一樣不顯出有藝術化呢！我真不是福運不淺了，生活在這種美的溶化空氣裏。』真三從容的說，面部更靠近媿的頰。

『我去拿水菓給你吃！』

『我不要吃，你坐下來休息一會吧。』順勢拉住了她的右手。

媿靜坐下來，兩眼低視地氈，在靜聽。

『我的媿，你真美呀。我的屋子是象牙的王宮，我享受了一切就連國王也享不到的樂趣。這種好的環境，上帝真優視我了。媿，對嗎？』閃爍的燈光照出來的有點神祕的意味。

『……』

『媿，對嗎？』身子又移近許多，面孔伸到身體的前面向着媿靜的眼，鼻，及其他，

『你喝醉了。這時久低媿靜的頭才抬起來。』

『我沒有醉。』

『你是喝醉了。』

『我是沒有醉。』貢三搖搖頭，『你真美呀，今天的粉很白而且香呢!』

『哦!』

『你能答應我嗎?』

『答允什麼?』

『讓我狂吻你一次。』

『這時候你又不出去。』

『也可以的。』

『……』

『有什麼不可以呢!』

『你真的喝醉了!』

『沒有，我絲毫沒有醉呢。我看你不答允倒像醉了。』

『我不。』

『爲什麼?』

『你會咬我的舌頭尖。』

『决不咬』

『我不。等你明天早晨出去。』

賁三終究不免強塊靜的意。

倆都倦了。走進臥室。不多時賁三睡得很熟了。沉酣的睡鄉中，紫羅蘭的燈光下，賁三兩頰通紅像塗了胭脂，腮邊露出微笑的酒渦。媯靜看了一回，自己也覺得臉上發熱了。她將面孔湊進去要吻他，賁三的右手忽然蓋在臉上，身子翻過去。

『賁三，賁三。』她推推他的身體。『讓我吻一下吧！』

『我不。』

『爲什麼？』

『你喝醉了。』賁三似乎在報復先前。

『我沒有醉，我沒有醉。』

『沒有醉嗎？』

『是的，我心裏不舒服，我不吻你一次！』

『好吧！』

婉靜低下頭去，狂吻了。立正以後，手不斷地摸着舌頭尖。

『舒服了吧！』

『哦！……………』手仍摸着舌頭尖。大概被賞三咬了。

十七，四，十一。寫完

## 滄 淚

—

明郎和菊子在屋子後面的花園裏慢慢的踱來踱去。憂鬱充滿了他們的面孔，同時他們的心田裏溢塞着不可言狀的意趣，寂寞和憤慨。他們都感到反動派的魔力可怖，逼迫着明郎就將在短時間內離開 C 省，在革命的力量上立即鬆了勁，並且用盡了他們的心思腦力，實在沒有辦法可以使得他倆不至於分離，於是憤慨的情緒更加的緊張，明郎終於舉起拳頭來。

『我不走了，看他們把我捉去，革命者只有流血的沒有流淚的。我不走才是革命者呢！』

皎潔的明月從東天升上來了，在一片蔚白色的雲端裏露着微微的笑容。花園內是萬籟無聲，但由明月吐出淡淡的光芒而發出清明的光輝來。可是，沉寂的空氣依然是沉寂。

他們蹣來蹣去的又走了好多時。

『明！這種犧牲是沒有價值的。你想，他們拿你鎗斃了，馬上 C 省的革命勢力就要散漫，以後還能談嗎？』菊子忽然在走着的時分停止了脚步，將頭掉過去，『田賢不是說，東站西站佈滿了他們的偵探，你不走，前途是很危險的。』

明郎默默向她望了一望，兩人又開始蹣起步來，愁臉仍是不曾展開。

園內柳樹在蕭瑟地作響，一縷縷悲哀而悽惋的單調微音，不斷地從四壁的蟋蟀，用出平生的力氣狂叫聲中送來，他們仍舊在園中慢步着，波浪的思潮都一齊湧上心頭，四隻眼珠不注望



白來如霜的地上月影，便凝視淡淡幽遠的雲端月兒。終久不約而同的澄晶淚珠挂到頰上，這時兩人停步了。悽咽的微聲和柳枝的蕭瑟蟋蟀的哭訴聲相和應着，映成了一座悲寂酸鼻而寂寞的花園。

『明，你還是走吧。今夜田賢說到S埠是有船的。』女的說：

『你呢！』

菊子的清淚不住地滴下來，他們蹙了好多時，仍沒有辦法可以使得他們在一起。

『我嗎？』菊子很堅決地，『我也到S埠去，我仍幹我的歌舞生活來遮蔽你秘密的活動，空的時候還可以代你抄文章。』

『然而，此地的偵探都認識你的，並且從C省到S埠青年男女同行很引起人的注意。你還有好的辦法嗎？』

淡淡的月光，照澈着他們的面孔仍舊是愁眉苦臉的。忽然跑來一位青年黯黑的面孔，樸素

的服裝，很急促的說：

『明郎，怎樣了，還不走嗎？』

『田賢嗎？明不願走啊！』女的說似乎在請求田賢勸他一番。接着田賢說：

『這邊由我負責，你們乘汽車走。到了S埠再講。理東西去，明，去！』說完了跑到明郎身旁，拉他到屋裏去。

『我真不能走！』

『你放心，有我負責。菊子可以和你一齊去的。免得你們兩下……』說完微微地笑。

他們已經走進屋子了。燈光下菊子理東西，明郎將書籍一本一本的燒去免得對於同屋子的人們有不幸的將來；田賢在慢慢的油煙沉思明郎走後怎樣的將勇氣繼續下去可以不致使明郎在望。屋子只有呼吸燒書籍理行裝的雜音。

菊子理好了行裝，便去她母親那邊辭行，田賢和明郎一聲不響地坐着，看看箱子；可是，心窩亂怦怦的跳個不住，離別的情緒密密地繞在

他們的心頭。結果只有心酸，電炬下亮晶晶的眼淚挂下來，都不約而同地，可是，他們又雅不願用手帕來拭掉，極短的時光都流淌到嘴邊。

四隻眼睛紅腫了，電燈光本來是綠色的變成了黯黑，獵兇的惡魔想來都將從四壁出來威嚇他們的懦弱，一切都成了灰色，屋外恐怕狂風暴雨在狂吼，可怕呵，世界上充滿了走屍，他們坐位旁的茶杯內都是死人的冷淚。他們又像登在小舟上，走到了峽中，驚濤駭浪預先表示他們未來悽慘的沒有價值的死亡。不消說，兩人都垂頭喪氣地等待惡劣命運的來臨！更不消說，兩人的心中都希望着沉沒以前用盡了力氣和環境決鬥的勇敢有上帝來證明他們，至少有一隻漁船上的漁夫很見到他們的努力程度盡了他們天賦的能力終被浪濤吞掉，那麼可以使人知道乘船航海要有極大的團結力。他們的心便足了，沉沒以後入了天堂，或者降到地獄去是在他希冀底網以外的事。

屋內是寂靜的，明郎忽然掉轉頭來。

『田賢，我們便願做一個弱者了嗎？』明郎的眼睛帶着探求真理的神情！

『呵？……』嗚咽得響不出了，舉起手來將桌上的茶杯移進些。

衣箱，網籃，明郎想是都在譏諷他們，但同時仍含着勉勵的刺激。

『不走了，我很願用我頭的血灑遍了被壓迫者的頭，增加了他們的勇氣，』明郎立起來，說到此地嘆了一口氣。接着又說：

『他們的團結力大了，終舊得着勝利，我不是——一樣的微笑，歡呼世界上是自由和真理所造成的嗎？』

『我決定不走了！』一面說，一面走到行裝前拿出她預備帶走的衣服和書籍，兩隻眼睛可怕得很，發出鋒利的光芒。

田賢仍保持他原來的沉寂，清楚地看明郎擡起拳頭，跑過去，翻出物件來。但又似乎他的

嘴是被封了，腦海裏倒想到他是要說什麼話回答明郎，並且在計畫他們以後的工作應向那一方面努力去；可是，說不出口，口已經像罐頭的被封起來了。怎樣呢？

電燈光明亮了，似乎這樣。明郎的勇氣好像打了嗎啡針加了速度；一面拿東西仍放在原處，一面講：『怕什麼，這類狗屍！』音尾盤繞在室中有很久很久。寬大的道路在他的前面。

明郎很安閑了，坐在桌旁看書，田賢仍舊靜默連呼吸聲都希望停止。可是，田賢自己是感到他昏迷了，一幕幕影戲幻演出明郎近乎神經病的動作顯現在他的眼前。

他們的屋內沉寂到萬分，直待到有一，二，三，……急迫而且雜亂，接連起了三聲沈重不安敲門聲才消滅了。田賢被聲音驚醒了昏迷。

『菊子。』明郎喊了一聲，本來要立起的，但看到田賢去走開門了，仍舊坐下。

進來的是一位工人樣子的青年，穿着一身

短的衣服，黝黑的面孔，兩隻眼睛特別有神。

『明郎！』

『什麼事？』田賢低聲的問。

『明郎，你還沒有走嗎？』

『什麼事快說，低一點。』田賢的身體顫抖得利害。『他不肯走啊！』

『這不行的。』黝黑面孔的精神充足的青年滿額都有汗，講起話來一句重一句輕，這可以表示他心胸裏有許多話而可惜一張嘴來不及全個的噴吐出來，並且那又是非常的祕密。於是青年面孔上的神情就很有神秘力，明郎兩眼睜得直直的向着青年和田賢望。

『……』燈光下只看見青年的嘴唇動得很快，室內雖然處在寂靜的空氣中，可是他和田賢的耳語是聽不出說什麼！

『……』又是一陣耳語

『……』田賢在那位青年講完了以後，神經刺激的有了精神，但很急促的表情！他是不講一

句話，面孔朝向明郎，睛珠不住地轉來轉去，癡人得可怕。

屋內是沉寂的，可是寂靜的空氣裏面使你萬分的驚慌。田賢完全呆住了，睛珠又不移動了，在這時候。青年呼吸的聲音是很大！

抱着正靜態度的明郎這時也弄得莫明其妙地不得不走到門旁。問了：

『什麼事啊？這樣的虛驚，你們太可憐了！』明郎感到他們都實在應付不了惡劣的遭遇，大約工會發生一點事故。『也值得這樣嗎？』

兩人都不響，青年的呼吸聲也消失了！接着又跑來了一位形似工人的青年，頭上蓄着長的頭髮，上氣不接下氣地。

『明郎，走吧，我特地來送你上船，車站車站都不行啦！』呼吸了一下，又說：『田賢，你去叫汽車，電車黃包車是不能坐的。』說完了以後，兩手推明郎到臥室裏面去理行裝。

『只帶幾件衣裳，越快越好，船是俄商，上了

船便不礙了。」長髮的青年說。

『李丁！』長髮青年掉轉頭朝另一青年；可是，兩手仍推明郎向臥室前進，『你去到碼頭偵察情形如何，一有變動，就來報告我們！』說話的聲音很急促而又響亮。

『什麼事？』明郎安閑地問，身體當然是不能自主了。

『等你理好了東西再講！』

『我不走的！』

『你不走，先弄手鎗把我打死。不然，你必須要走！』

很緊急的空氣過了拾伍分鐘，汽車停在門口，明郎實在拗不過朋友的意思。但是菊子還沒有回來，已經走去好久的辰光。

『菊子怎麼還沒有來，我同她一齊走的啊！』戀念菊子的情緒溢塞了明郎的心胸不得不問了，淚海裏流出幾滴的亮珠，這時離別革命的悲感的確使得勇敢戰士底明郎不得不如此。



『菊子嗎？……』長髮的青年話沒有講完，田賢做了個手勢在停止他以下的話；果然，他換了一副和緩的音調：『菊子馬上便會來的，大約她們母子的別淚還沒有滴完吧！』

他們坐在屋內接到李丁打來的電話說完，

『要來快來，過了一息我是不敢負責的！』以後，明郎仍不願離開屋子到船上去等菊子，經過了長髮青年的慫恿，田賢答應去看菊子時才上汽車，仍是由他的朋友推到車門。

『你們真逼死我了，唉！』小小的顫抖的音聲從明郎口唇的動移而發動出來。那時田賢對長髮的青年用口做了手勢，長髮者只點頭。

夜已深了，從明郎屋子到碼頭的道途上，除了道路兩旁電桿和建築物的影子而外，什麼也沒有；就連路上應有的警察，用來維持秩序的，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避免這靜蕭地夜之國了，月兒仍是高高地如水銀般瀉下光來，普照到一切，給予疲倦的大地送下他的溫柔的銀色

的接吻。許多路旁在白日看來狼狽猶可怖的建築，現在浴着月光，夜霧迷惘中，和夜色沉寂的陶器，都生出一種渺茫的美點和虛幻的詩意。可是，坐在汽車中的明郎長髮者，感情的波浪，隨着汽車顛聲續續地興起了。

——後日的此時，我和菊子的身子當在S市中行着了吧！——明郎想。同時他就幻想S市一切，處處都在表現資本惡魔有偉大的勢力底S市中一切呵！當晚間走過馬路時，——明郎想到此地，似乎耳鼓內聽到立在深夜街頭風露中拉客的妓女一片喧笑聲，窮到沒有飯吃的寡婦兒子——單獨只有一個——被汽車壓死的悲哀聲和路人對她的譏笑聲。

『啊！你德，從什麼地方來的鎗聲！』長髮的話聲很神秘驚醒了明郎的幻夢！

他們過了二三分鐘的靜默以後，一陣陣上下貨物相撞的碰聲和脚夫的吵喊聲指示了他們，碩大的物體已將在他們的面前了，月光照

而發出點點光亮的海水表示着極誠的歡迎；碩大物體上面的電燈，閃爍成一個白日。更形容得出岸上的一切是都黑色的，光明不易走到的地方，——大約是地獄的變態吧！

下車後，李丁接了他們，拿着衣箱，三人慢慢的走到艙中，免得人們注意的關係，定了這一間頭等的艙房。

『這邊好的由我們負責，你放心是了。』長髮底青年說：『到S埠去最好……』

『你們一定要我走，不知是什麼意思！』明郎一定到S埠對C省留戀革命的情緒又開始緊張。不等到長髮青年說完更搶着說。固然是他感到革命的火線正大戰的時候不應該離開戰地，並且在C省有十幾年的歷史，他的唯一的菊子便在C省認識的。這邊有他摯愛的革命同志更使他有留戀的引火線，明郎終於又落了眼淚。

『田賢呢？』李丁問。

『看菊子去了！』長髮青年答說。

『到那裏去看嗎？不行的吧！』

『到她娘家去看了。』長髮底青年對着李丁從面孔的表情示給他不要再望下問去。假使那樣的話，真不可料想了。

『哦！』李丁似乎明瞭了長髮者的示意。

長髮者又勸了明郎許多話，那時據他們的手錶告訴他們，長針和短針都并在三點上。船是不久將開的，田賢菊子還沒有來。

『怎麼菊子……？』明郎所唯一現在紀念的是他的妻子。

『我去看她，李丁，我看你陪他們到S埠去！』

『好的。』李丁已經明白了恐怕明郎有意外事發生長髮者的預防策。

李丁送了長髮者出了艙口，同時他明白了菊子的事明郎還不知道。

兩人在艙房內靜寂的以後，起赴S埠的輪船在明郎焦急的時候離了C省向着茫茫的大海

進發了。亂雜叫喊的聲音也停止了。岸上的房屋也慢慢的消影了。所聽見的是機輪轉動的微響，海水被衝動而形成波浪的大聲。一切都和靠在岸邊的不同了，艙房的窗洞吹進來的海面微微的使人昏昏睡去。明郎雖然睡在床上，輾轉反側地不能成眠。

——菊子，我們塞厄底命運，難道你都不能送我一送嗎？淚是不能一塊兒流了。

輪船的速度正和明郎這時回憶認識菊子經過的勇氣一樣的加增；船開得快了，同時明郎回憶底幕子也很快地張開來。

『明郎！你……唉！』明郎嘆了一口氣，翻過身子面孔朝裏面不住的凝視。

## 二

是一個溫馨夏天的晚上，二年前了：明郎菊子在新明劇場認識的。那時候菊子的魔力很大，她有藝術家，文學家，交際家的尊稱。當她十五

歲在新明劇場演新劇沒有多少時，于是菊子女士是一位藝術家的新聞，已喧傳到 C 省的各個縣村。平均說起來，每天報紙上總可看見她的照片，遠在海外的華僑曾經重金聘過她。自從菊子在大明月刊發表過一篇新詩，于是大家都知道菊子姑娘不但是一位藝術家，並且她有絕頂的文學天才，是一位文學家。

菊子十六歲了。在她生日的那一天，來了不少的當地名人，她的寡婦母親帶着笑容接受送來的佳禮。自不消說，菊子很矜媚的招待來賓，不論你對她是不是熟識，你總可以看見她微笑的面孔顯在你的面前。誠然，菊子姑娘是一位交際家。

春天改變了夏天，夏天變換了秋天，秋天變換了冬天；冬天過去了，春天又再來。剎那間的一二年不知不覺地飛過去了。菊子的年齡就隨着流水般的光陰而增加了，同時她在 C 省的名譽蓋過了一切。

菊子姑娘是一位藝術家，文學家，交際家。臉蛋兒美麗，身材兒窈窕，並且沒有丈夫，愛人也沒有的一位女士。

菊子姑娘在 C 省鼎鼎的時候，正是明郎忙迫的開始，他每天要和同志們握幾百次手，每日要演講一二點鐘，晚間還要寫一點東西。有一次他寫好一個劇本，裏面述一位富家小姐怎樣的打破一切障礙來和一位革命家結婚，同時在劇本裏面還宣傳黨義。

『明郎是位什麼人呢！』菊子自從讀了明郎的劇本以後，在她安樂的心靈上時時對於明郎種種的描想；有時客人來會她，她問什麼人是明郎，然而客人們的答覆不過是僅僅乎，

『他大約是一位革命黨呢！』

探求的苦惱生活中，菊子過了好多天。畢竟在一天晚上劇院內認識了。

『這是我們 C 台柱菊子女士。』戲場的老板格格的笑著，『這就是赤紅的偏僻的作者明郎先

生，你所欽仰的！』

『明郎先生：』菊子姑娘很大方而安閑向明郎行禮，明郎竟不知怎樣才好，面龐灼熱，汗珠不斷地從額上直流下來，壯起膽子也點了點頭，四隻睛珠很神秘的如閃電般遇着。但又迅速地垂下來望着地板！

菊子這時驚奇極了，她想這或者是個夢，然而明明地場上的介紹，同時在驚奇與情緒裏面又包含着不少的歡欣。誠然，她認識了她所日夜思念的明郎了。

身子東飄西盪，混沌得不知是人間？是天上？這樣的美人現在明郎的眼前，鵝蛋的面孔，鮮嫩的兩頰，明媚的睛珠，兩滴露水般的酒渦，整齊潔白的牙齒。假如不是天上，世間竟有這樣的美人，明郎模糊了。

### 三

那一天，已是夏末的黃昏時分，明郎在 M 公



園的亭子內焦急熱望的情形之下，期待菊子的光臨。不時的看手錶，不時的兩只眼睛凝視地向着大門注視。一忽兒坐一忽兒立。

菊子來了，明郎發瘋的緊攥着她的手。

『你等了好久吧？』她親蜜微笑地說：『你恨我吧！巧得很，路上遇見朋友糾纏到好多時！』

『不……』明郎回答的尾聲拉來很長。

他倆都不知世上的一切了，一切的一切了！都被料想中的幸福陶醉得好多時沒有話說。兩人都靜靜吸着異性從柔和的晚風吹來的肉香，不斷地嗅着。

睛珠對望後面部靠得更近，菊子俯着首羞澀地說：

『明郎先生，你家裏有沒有……』菊子的臉上漲得通紅地不敢說出來。

『妻子嗎？我是沒有的，你可以做我的……』明郎不等到說完，展開唇兒，盡量的向菊子臉上狂吻，她竟不拒絕地。菊子處女的寶貴已在這時

破去了！

『你，』

『我怎麼？』

『不要鼻子。』菊子抬起頭用手摸着自己的兩頰，臉是通紅了，隨着頭又低下去，看看白皮鞋跌泥土的有味！

明郎笑了一笑。

歸鳥們在他們的頭上唱着戀歌，泛浮着綠萍的池裏生出相思的悲聲，柔和的風吹得他倆忘了一切世上所有的，只有擁抱狂吻在。

『明郎！』菊子羞澀地問，『你對我怎樣？我對你是……』說完了頭又俯着，亭外衝進來脚步声，兩人都向右邊望了一望。

『我先問你！』

『我先問你！』

『我問你，剛才你講對我是什麼？』

『我忘了！』啞啞的一笑。

『我對你是愛的，姑娘！』明郎得意的說：『你

對我呢?』

『……』菊子只盡量的露出酒渦。

『姑娘,你愛我嗎?』

菊子不等到說完,鑽進他胸膛裏去,明郎輕輕的很慈愛的撫摸她的黑髮!

『我愛你!』烏溜溜當她抬起頭來緊湊着明郎,嬌羞的臉上顯出果決的神氣,終久兩人擁抱着緊緊地。

他們又舉行第二次神聖的狂吻!

★ ★ ★ ★ ★

他們是融和極了。

菊子在那年冬天,北風吹來好刺骨呵!樹葉是凋落了,只剩着瘦的樹枝在雨雪中搖曳。地上是鋪滿黃氈,天空是神秘的色彩。動物都僵臥着不動了。

好冷,可怕呵——冬天!菊子好似樹木,頭髮亂蓬,見人仍保持着以前微笑;可是,誰也知道得,衣服是怎樣的不趨時了,我們的菊子姑娘

是，的確，忽然感到以前的生活不是她往後所應走的路了；是凡認識她現在生活狀況，在說她是受了革命黨人是溶陶，不久還怕變成像惡魔的可怖！她的母親，不消說得，是非常的煩悶，她先前對於女兒嫁給一位財主和司令官底夢想終舊是夢想了，她想盡了辦法擬使她唯一底女兒回心轉意，仍幹藝術的生活。那一天，她請她內姪來勸意。姓吳的哥兒。

『菊妹，以前在那劇場擔任配角的一位王女士，現在紅了，她還造謠言說你本來就不如她呢！』內姪說。

內姪是一位很有錢的公子，他從午間到晚上等待菊子得很久了。當菊子一進了門，便迎上去笑嘻嘻地說。

『哦！』菊子把一包報紙的東西放在床上。

『你進來我看很忙呢！』

『近來明郎忙得不得了，沒有功夫寫正楷的字，所以我替他抄抄！他真苦啊！』

菊子立刻提起了明郎，她心坎上悲戚了，在她近來沉靜的心靈，回憶起明郎早晨出去得那樣早，東跑西走的接洽事務。黧黑的面孔，登在講台上演說時的激烈，路上遇着工友們表示親愛的握手禮是如何誠敬。晚間在室中寫起文章來怎樣匆忙，手不斷地寫，同時腦海裏在想像，末後，她想到抄書的事。

『假如我不替他抄，那他更苦了！』說話時有點滄痛的悲哀，同時面孔上表現出傲力，她想她是已尋覓到他了。

『劇場的主人預備重聘你，你感到怎樣？』

『他拿什麼來請我，我也不去啊！』

兩人對話的聲中同時有腳步聲雜亂着，菊子的母親走來了。

『菊子，場主既然請你，你……』

『什麼，我受聘嗎？那你真不明曉你女兒是怎樣的人了。她現在已經明白了社會上是充滿了黑暗，平民，尤其是以心血來換生活費都在受

種種的壓迫而不敢呻吟。我要做一 找求光明和真義的人，而不做什麼供人欣賞的歌舞者了，那般現在恭維你的人，都是送你入魔門的人。媽！你想我會去嗎？』

『我看明郎也？』姓吳的內姪仍舊是微笑！

『我現在是衷誠的很願服侍他終身了。』

菊子底母親感到勸不醒她的女兒，悽咽的流淚了。談話便在這幕悽咽而又憤慨的情緒中結束，不再作響。

★ ★ ★ ★ ★

菊子仍舊不醒，中了明郎的迷；像好喝酒的受着酒的醇香而溶解在酒的甜蜜中。一直到那天明郎將要被捕底消息傳出，誠然，她是衷誠的服侍明郎的終身了！

從花園內走進屋子理好了東西，她的意思是這一次同明郎到S埠去，不能預料的歸期，她不得不到她母親那邊去辭行。皎潔底月光下照射街頭上是佈滿了警察和便探，沉寂的夜藹裏

有無限的驚虛空氣雜佈着。

菊子母親住在距離公安局二三十碼的一個巷子裏，當她經過公安局門前的時分，因為她看到街頭上的戒嚴想到明郎的安全，不由得不在她的面孔上現出匆忙的情緒來。過了一兩分鐘，有兩個偵探隨在她的後面；迎面有一個兵士站在巷的一隅。於是菊子被捕了。

她不怕，在她願意服侍明郎終身的時候已有了這大的決心——遲早總要被捕的。所以她很安閑。然而爲了革命健兒明郎的關係，她是在疑慮着他尚沒有離開此地，疑慮着他癡呆地守着她。她想：

——明郎，我不回來了，你快走吧！

菊子走進了公安局，沒有審問，又加上兩名警察移到司令部去，爲了避免路人曉得的關係，用囚車裝了去的。

在一間小室裏等了好幾分鐘，末後，進來了一位司令官。很兇猛地問道：

『你姓什麼，叫什麼？』

『我就是菊子。』不遲疑的回答。

『你丈夫叫什麼？』

『明郎是我的丈夫。』

『他現在住在那裏？』

『不曉得！』

司令官的鬍鬚跳起來了，有不可言狀的憤怒：『快說！』

『不曉得！』

『放屁！』

『請司令不要罵人！』菊子仍舊非常和氣的說：『我是不曉得的。』

司令官很怒的回到後面去！好久出來了一位副官，命令拿出去秘密鎗斃掉，回來到賢百街去捉明郎到案懲辦。

菊子毫不膽怯的隨着一排兵士到北門外的荒野去。她跪着不動，在生着一畝柳樹的田的盡邊。兵士們很忙的掘地翻去泥土，左右都是不少



荒冢墓。

一聲鎗聲響了以後，隨着便是那悲慘的叫聲：「明郎，明郎……」

屍體埋了，又用樹葉和泥土遮蓋了新掘的地面，兵士們口裏傾出「他媽的，」慢慢踱到賢百街去，齊整底脚步声以後，咳聲，罵聲都隨在後面驚破了賢百街上的夜之沉寂。

明郎屋子空洞洞的，兵士們同時在室內翻尋，床前有一包錢袋，有三十五枚的銅元在裏面，兵士們拿去喝酒了！

#### 四

明郎的對於菊子的思念終舊盤繞在心頭，失魂落魄的在S埠街道上行走得蹣跚地：

——菊子說不定也在船上了！

菊子死的消息在C省除去了僅乎幾個人知道而外，是沒有人偵探到的，明郎的友人長髮者田賢很忙忽託人設法仍在援救着，他們不過是

菊子的被捕了未釋的憂慮。然而，假使要去到獄裏探問，是已經證明司令官決不允准的事。他們一面努力的工作，一面設法開釋菊子來安慰明郎的靈魂，然而後者終舊是茫然。

滄然的老淚怕在菊子母親縐紋滿額的面容上永不會有拭乾的機會了，菊子是永遠不會開釋了喲！

（完）

## 解 脫

—

這幾天來我真煩悶得很，事情也不願做；終天在朋友家裏談天。可是來往皮膚終要遭太陽的嚴威底反光而變爲有些癢痛，不若淡淡的明月皎潔得可愛。臥室裏桌上的文學書籍，狼狽得很。書廚內放着的，也一樣的東面一本，西面一本；好似它們都現出它們底襖襤來，它們的主人有好久不來撫弄它們，整理它們了。我真怕聽，怕聽朋友們對我說的怪話，說來怪難爲情的。什

庶治章從上海有沒有信來，又是什麼我的福氣怎樣的好，同時一個人占着兩個美少年。臉紅是臉紅；然而我心理的矛盾：怕他們講在面上，心坎中也不免有喜悅。

只要回到室中，煩悶仍舊盤繞在心頭；靠近我臥室前面的紅色洋房隱藏在樹林裏，碧綠色的地毯鋪滿在大地上，再加上沉默寂寂的天空；啊！這些美景，都不能拂掃我心裏的悲愁，我閉上眼睛都能描想得出牠的美來；但是我……。我常常的向窗外狂醉的呆望的緣故。

治章昨天有信來了。他信裏說明天就要回來，畢業的文憑也得到了。但是這樣的微風絲雨，明天怕沒有晴的希望吧？早幾天熱得那樣，現在又下雨了。他到站時定要受了風雨，怕不要因受風雨而感着寒慄顫抖麼？我想到這裏，發出苦澀而深長的嘆息，等到我拿出他由信中附來的紫羅蘭花的照片，似乎他立在花的心裏，又似乎花的裏面隱藏着，不禁也笑了。於是再拿出

的信來再讀一遍。

『親愛的蘭妹：

暑假由今天開始了。學校中昨天纔舉行畢業典禮，當地的名人（？）來了不少。末後還有我們表演夏夜夢 Mid summer-nights dream 來做餘興。

我打算後天乘車回家，那時同你就得會面吧！

上次寄給你的公園的風景片，該已收到吧！附上紫羅蘭花的照片一幅。……

……………】

我纔看到此地，兩頰上有點發熱，忽然我兄弟的聲音自樓梯下衝到耳邊來。

『姊姊！楊家表兄來了。還帶了許多水菓來。』

楊家表兄，是我祖母的妹妹底長孫，他是在×地××大學裏讀書，這還是從我祖母嘴裏偶而說出來。祖母也說過我們再結一們新親，三年

前這風浪倒很大，現在比較的好些。祖母看見我同浩章很親熱，也不提起這事。不過在楊君的心裏，拿這句話看得非常。母親房裏一幅風景畫是他畫的，的確不錯，我倒很愛它，後來，怕浩章生出妒忌心，就掛在母親房裏。這畫就是他送給我的。我不忍心使他難過，所以也不拒絕他——過分的拒絕。不過，他常常送給我許多東西，倒使我很難爲情地收受。我今天不下去也不好。不如下去吧，倒不要使他心中不舒服。

雜亂的情緒，在心中密密層層地互相偎抱，更興風作浪，引起了波紋後，終於下樓了。

他雪白的面孔，露着微笑，看上去他是很聰明的善于言辭的。

『密司黃：我們又半年不會了。』固然他笑着說，還同我行了一個鞠躬禮。

『請坐請坐。』我回答說，很不自然『太姨母精神好嗎？』恐怕臉紅了。

『很好。』他笑聲出來了。喝了一口茶。向我

點了一點頭。

祖母同他的談話，自從他們聽見了我的皮鞋下樓的咯咯就停住。現在，都泛出微笑。樓下的光線不足，比樓上黑昏，坐在裏面似乎很難過。祖母走過去將電燈機關扭轉。屋內的物件，都有閃爍的反光。

『你們校裏放暑假了麼？』他問：

『兩禮拜前就放了。你們放得倒很遲啊！』我回答他。心中又思念到治章的來信說「暑假今天開始了」的一句。

當我兩眼從玻璃窗望外邊看，仍舊雨在落的時候，心中殊為煩悶。

『你們校裏飯菜好嗎？爾兒校中的午飯壞得很，價錢倒死貴。所以午飯的佳菜，我總關照廚房留一點給伊。你的家又住在×地。倒很苦呢！』祖母問他，綳紋的眉間愈其繃起來，兩眼并成一條線了。

『還好。』他只用了這一點的話來回答祖母。

的一大批。不過他聽見祖母談到蘭兒，兩眼朝向我望。

不多時，他拿起草帽來，向我們告辭。

『暑假裏常來頑頑，蘭兒在家裏也沒有事做呢！』祖母對他說出。

『沒有事時常來走走。』我不得不說這樣應酬的話。但聽見祖母的第二句話，有些面紅了。他怕不曾看見吧！

回到房裏又感着落雨的苦悶了。不過腦子裏有了楊君的形象，我感着他是很和氣的。太和氣了吧？

## 二

第二天的早晨，黑暗裏有一線陽光才從玻璃窗透進來，大約四點鐘我已醒來了。翻來覆去地不能睡去。於是跳下榻來，在燈光下閱看一本小說；但總沒有看得下去，心裏又念着治章的歸程了。再過去一點二十分他可以到了他一別



半年的家鄉來。但是外面的雨，仍舊落着，一下四天雨都沒有停止。天真應該咀咒的啊！我又思念到我們認識的經過。

三年前的夏天，天氣倒和現在差不多，不過沒有像這樣討厭的雨。我同我那天真的妹妹到姨母家去。啊！現在妹妹已不在人世了，不過僅有的，一幅渾渾綽綽嬌小的面孔留在人間。

我姨表兄的朋友，他平生最欽敬的朋友——治章也在那裏。

表兄代我們介紹了：

『這就是你一位最欽服的「孤寂」的作者』  
表兄對着我告訴：『青年作家劉治章』。

『……』我向劉先生點了一點頭，我臉有點發熱了。心田裏實在欽佩這位年青的作家。像他這樣做出「孤寂」來。誰也有點不相信吧！

表兄又告訴劉先生，笑着說：

『這是我的表妹黃爾女士。你們都是同志——談到小說狂。』

表兄家的女僕人又奉上來兩杯濃茶；一面給我，另一就給我的妹妹，還向我的妹妹笑了一笑。

表兄同劉先生又談了許多關於××大學的話；上國文時怎樣逃課，怎樣……怎樣。我很勤願靜聽他們的話，怪有趣的談話；無奈妹妹要見姨母，我只好離開他們了，走時我同劉先生說了一句應酬話，他站起來微笑着送我出房間。我真欽佩他的風韻。沒有一件沒有一件不現出他有美術思想的表情，舉動來。

吃午飯時，我常注意他嘴部肌肉的動作。

午後大家坐在廳前，表兄和他又辯論了；辯論太史公做的文章是否含有文學的意味；結果還是劉先生得勝；我愈佩服了，他不但是一個著作家，他辯論的口才的確也不錯呢！

我們又開始吃西瓜，關於西瓜的神話故事，姨母又說出許多來。劉先生很有經驗似的，吃西瓜單吃一點水。我的妹妹吃了尤其多，差不多伊

個人吃了大半個了。

這時，壁上的鐘告訴我們黑暗將來了啊！已五點鐘了。同劉先生順路的關係就一齊走。劉先生還送我們到門口，方才回去。他很怕熱，常拿出手帕來拭他額上的珠汗。

我，真的，再也料想不到我的妹妹在這天的晚上發寒熱了，祖母尤其比較我們性急；醫生請來了不少，他們的架子太大了。沒有一個醫生說這病是不危險的。母親急得很，向我咒罵，問我爲什麼領伊出去而不保護伊。我沒有話說，淚珠只從睛珠裏出來。兩眼望着妹妹；伊面孔變紫了，兩眼要望上翻了，嘴張着朝着天似的；一切伊的表情都同以前活潑地可愛的妹妹不同了。從前的筋肉又好像被上帝換去了。屋中別的聲音都沈寂，只有哭聲。電燈也較黑暗了許多；這種天地，無不在表現着悲愁，悽慘。

第二天的早晨妹妹就離開了世界。啊！我的罪惡太大了。啊！妹妹，假如那天我不到姨母家

去，你又怎能得着病根呢！啊！上帝，無情的上帝，值得大眾齊聲咀罵的上帝啊！假如我有一柄很快的刺刀，定要把你殺掉，還要殺你的走狗——死神。不，快把伊還來，送到伊身上去，伊的靈魂，伊的一切都恢復原狀。啊！……。

——我認識了一位文藝的著作家，現在失去了我可愛的妹妹了。這明明是我認識劉治章的代價呵！

家中自祖母以下，無不現出哀悲。姨母家的女僕人也因伊流淚了。

——啊！我是極大的罪人，單獨母親的咀罵幾聲，這又怎能抵擋我所犯的大罪，雖是自殺或者被殺也不足以補償我的大罪啊！

自從妹妹離開我們，一直到今年的夏天一三年了。母親祖母，一切家中的主角聽見有一位提起了這回事，或者看見隣家的小孩，眼淚終流出來。爲了這關係，常常在歡樂團聚的時光，立刻氣鬱變成了孤寂的。

這樣的生活過了三年，劉治章先生到我們家裏來的次數也不知有了若干，在暑假和寒假；我們因同好文藝而結合純摯的交情了。起先我到喊他劉先生，漸漸地稱他治章了。他因為我名字只有一個「蘭」字，乃不得不喊我一聲「蘭妹」了。他告訴我什麼叫做文學，文學與情緒又有什麼關係；他又告訴我，英國文學家有那幾個，最好讀誰做的書；他又告訴我現在中國文學界的危機。恐怕他心中所有一切，都有極詳細且精的報告來告訴我。

### 三

治章回到一別半年的 S 市來了。他在今年暑假，才得了上海 C 大學文科學士的花彩文憑。火車一到站中，這也出於治章及一般乘客料想之外的，雨暫時停止了，幸能安然的到家。治章的眼睛凹進去，精神一點也不有。他母親怕他一踏辛苦，三次四次的催他去睡，不過似乎他不願

意失去初到家時最甜美的一刻。

午後他來看我了。

臉上他倒長得很白，仍就笑容滿面；我一見了他，就問道：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今天早上仍在下落，你是否今天早上到此地，路上遇着雨吧？』

『沒有，那時，雨已停止了。』他回答我。一面打開紙包來取出一幅學生軍軍裝的照片。真是威容得很。

『送我的嗎？』

『是的，我本想寄給你，恐怕遺失了。』

我順手就放在書桌上花瓶的左邊。我的照片本放在花瓶的右邊。他看見了愈加笑起來。

『現在天晴了。我們到中山公園去玩吧！』他向我說：

『好的，好的。』

他靜坐在我房裏，翻開我的書籍，看來看去；我就下樓去告訴母親一聲。母親只笑笑說：

『早點回來。』我兄弟要隨我們去，但被母親禁止了。

下了幾天的雨，現在晴了。太陽也從雲端裏照臨到大地上，現出異樣的光彩來。柏油馬路上也有一點地方雪白了。什麼人就算他煩悶到極點的，也要舒服了許多。中山公園的門口來往的人們，也着實不少。園內草地上沒有像從前那樣睡在上面的人。我有好多時不到此地來了，似乎綠草比較從前好看得多，裏面的一切風景，都好像有園丁來整理過。

我們走到池邊，池邊放着一條椅子，已經很乾了。我們一面看池裏的金魚，一面便開始我們的談話。當我坐在椅子上。

『下學期我預備到法國去讀書，但是母親，祖母爲了此事哭了許多次，伊們說：

——劉家在從祖父母起，已經三代單傳了，假如你在海洋裏遇見了什麼不測。那麼怎樣好呢！好待你已經大學畢業了，就假如沒有事做的

話；家中所有的，也足你一世的不愁吃穿。無論怎樣在未得我們的允許，不許你去。」治章先開口對着我說：『但是……』

『我並不是不勸願你去的話，不過，既然你家老年人這樣的意思。當然不去的好。』

『我一面想求點高深的學問。一面爲了我們的前途計；不得不如此去做。……』

『……』我沒有話答他，只兩眼望着池裏的魚。

我想在現在社會上，大學生又能算得什麼？我曾經將這層說給我母親聽；畢竟敵不過伊們愛子孫的心腸中的意義。」

『……』我仍聽得他講下去，心中含着喜悲。

『我又想在我們結婚之後，我到外國去。』他笑起來了。

『……』我也笑起來了。這時，我抬起頭來，望望他的臉，他正用手帕拭額上的汗珠。

『我們到那邊去走走吧。』我對他說：



我們站起來，在公園裏走來走去；遠望着落日的餘輝表現出異常好看的光芒。

又我同他說：

『你的照片放在櫃子上一張，願送給我嗎？』

『願意的。不過我沒有一張是好的，很難爲情地送給別人。』

『只要是你的照片，我都要。』

我們在園內又談到他校中的情形，他校中左近的F公園的佳麗風景，只談到天黑了。太陽完全離開了東半球，我們方各回家去，臨別握緊着我的手。

光陰過得真快，又到了秋季。治章到南洋羣島去職業去；後來，據他的來信，說做一家中學的中文教員。並且希望我們能在短時期內結婚，他可以告假回家的。他又勸我能到南洋去旅行更好。

#### 四

楊家表兄的祖母，近頃常到我家裏來，我先前曉得什麼事情，過了數天，祖母便談到這件事。

『這件事我無論怎樣都不可以，我已允許了劉治章了。無說楊家幾何富，我怎樣可以享福。』我回答說，真要哭了。

我真也料想不到這時素來慈祥的祖母，母親都變了本來的性情，硬要我允許。伊們要打我了。說我不聽伊們的命令。

室中靜寂了。母親又說：但是面孔和氣了。

『蘭兒，做上人的，不會把苦給你們吃，只有代你們謀永久的幸福啊！』

幸而這時，姨母家的表兄來到我家。否則我真永久解不了這種圍困。

這樣過去了幾天，同平時一樣的。我以為這風潮可平息了。啊！伊們太毒心了！就毒在此地。

一天早晨，兄弟走到我面前來，告訴了我伊們的計畫，這都是他從伊們口裏聽來的。昨天在

姨母家裏已同楊家行了定婚禮了。他並且問我  
照片爲什麼給伊們呢！

我真愚笨極了。桌上的我的照片已不放在  
桌上好久的而不曾察看出來。

我決定離開伊們。謀我底解脫。

## 五

我住在南洋已經一禮拜的一天，從報紙上  
看見伊們尋我的廣告。但是那也太遲了。啊！祖  
母，媽媽，我生活上的運命，我願接受了。我只咒  
咀無情的上帝：祇要把我生早幾十年。那時舊禮  
教還有控制的權威；幼小者對於長者只有服從；  
或者把我迎生幾十年，那時個人的事由個人經  
管；我是怎樣的幸福呢！可是偏把我生在這新舊  
交替的時間，叫我敏感而且高的人，發生了大  
浪。我又怎能不咒咀你呢！

十六，六，十九寫完于南洋大學



## 黑的美

一直到現在；其實，最好是說，從我能踢小的橡皮球起到踢大的皮球間，就算將來我歸到坟墓裏的時候，我都忘不了黑的美；幻虛的夢想罷了，我將來能有一日，那一日呀，給我機會走遍了地球上的各個縣村，欣賞了無數天使般的女郎時，一誠然，是個夢想在我混沌說夢話睡着的辰光或可以得到。一黑的美仍舊顯影在我的回憶中，不似夏天的烏雲一會便消散到無形無踪的。呵！黑的美！

談到美，它是怎樣的作祟；我的父親受了它

的驅使，我的母親給它做使女，以及我祖父母姑  
父母們都受了它不少的蠱惑，像有訓誡似的從  
我們的祖先到現在，不論他們是村的或僧的。也  
說不定的事，我們幼小純潔的小兄弟姊妹們都  
要，又似乎有遺傳性在，飲嘗它賜與的美汁，幻  
想各種的美法在從事着；口的美，眉的美，……  
身體最低下的腳也得像美術家裝飾房間一般；  
自己以為是無上的美了；至少也得和身體一切  
發出並立地光芒來！顯耀出在路過而注意它的  
人們。那真是更甜蜜的想像——有一位異性跪  
在地上她或他的面前低着頭捧起腳來拚命的  
嗅，表示尊敬和真愛，我們便入了天堂，喝了甘  
醇快樂得似的。呵！美是怎樣的作祟！然而假使  
這繽紛底世界除了美的作祟，便是收了場的把  
戲，便停了愛和美的轡，便像少女失却了青春，  
便充滿了醜的暴露，更在世界上將全是走屍的  
人類，大山是顏頰的骷髏所堆成，河流是死人的  
冷淚所積溢，那是如何的可惡悚呵！朋友，來，我

們應該讚美美的作祟！

運動場的周圍是泥土的矮牆，每逢我們上體育課的時候就在那邊，這是不消說，大家依照身體的長短排列着，做些想來也好笑的報數，立正及其他的工作，黑的美便站在我的右面；當那春天的微風，夏天的南風，秋天的東風，冬天的冷風從右面吹到左邊來，淡黃的頭髮就飄到我的右頰；同時，大概是肉香，我敢斷定不是粉香，並且名爲花園四時都不開的花充滿了，衝進了我的鼻孔。朋友，你能猜到的，我是沉迷了！要說是體育教授不罵我幾聲，頭部永遠地右傾，注視黑的面孔，黑的頸子，……。然而，教授的罵，我決定是滿腔的妒意，你不看他罵我時有特異的表情嗎？當然，他怨天不把他遲生十幾年，身材同她差不多可以有上體育課并立的資格來享受一切理想的網外的適安和使你沉醉；因爲怨天不得不尤我了。呵，我的體育教授！——這是幾年前的事了，靜坐在椅子上，微風從窗洞吹到

我的面上感受樂趣的時分，也可以說我感受沒有異性安慰而春心蕩蕩心懷悵快時，我就在默想，緊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默想的帳幕拉開了呵！

黑的美是個什麼呢？我僅記得的也只有黑底面皮上而現出美來的一位少女了。絡紅的小唇在黑的中間變成了紫色，眉毛當然是成了淡淡的，身材還不到矮的土牆。

玫瑰紅得可愛，樹葉的綠嫩得可喜，那種色彩是美的原因；然而，這是受過社會上無形洗禮後的眼光，當我們是一個不知世故的天真的小孩，我們愛的是墨，更喜歡以筆上的墨吞進口裏去，雖然大人們含笑地注意我們的嘴唇，這真是，誠然，對黑認為最美的色彩，黑的美就這樣表現出美來在天真小孩的面前，別有風緻的了。她是素的美，不是豔的美，好似一枝蓮花的可愛，而不是牡丹豔麗得怕人，帶着鮮血而來的可怕！



黑的美又何嘗是她的色彩表現出純潔得可愛呢，你看呢，她走過你底面前，臀部的款擺，肩頭的聳動和兩隻手臂前曳後搖的姿勢是如何現出她肉體的美來。那時候你定會將你腦海中的一切溶化成美了，並流解到你的心田，開出淡素的花蕊，搖曳在明皎的空氣中。

春光使柔和的晚風給失望的心帶回他的秘密的親愛的夢，現在仍舊是這樣的，晚風吹動，我們的頭髮，我不覺憶起了那次春遊，黑的美所給與我的一切。

路旁的人們眼見得一羣小學生兩個一排的過去了，似乎稍為給了他們一點刺激性，十二歲的和年齡一樣的她并肩在末排，後面隨着級任先生！

級任先生我也是不能忘的！以後再談吧！

南郊竹林寺離城距十五里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固然，在街道中兩旁路人睛珠所發出來火焰的可怕，不曾掉轉我的頭，就連鼻子也一次艘都

沒有。等到鄉間的風景包圍了我們，那時呵，我又沉醉了。

整個的半天很不費時的過去了。第二天我的鼻子仍不住的嗅，就在廁所內也是這樣。醒來了，糞味我真要感謝它來刺激我，自然地兩眼垂到腳背，微微地發笑！

從我離開了那邊，我終天的酷念她一直到現在，風氣傳到級任先生面前時，級任先生我真抱着謝忱！他喊她當面提起這回事，她笑了，兩頰掛下紅暈。是的，她默認了。

然而，然而，然而結果是渺茫。她底母親很愛我，只不過這一件美的物件欲送給比我更愛的內姪。總之，級任先生是可愛的！我們只好窺伺了。

哦！誠然，我有了世界上的美女天使般在我左右，我都忘不了黑的美！黑的美在我的心頭上有了深痕！啊！『黑的美』的作祟呀！然而繽紛的世界何能消除她呢？

來！來呵，我們來讚美它，讚美世界上的真正『黑的美』的作祟呵！繽紛的世界是脫離不了它銀色的物的！朋友！

十七，三，十五。



## 落 花

(上)

『權奇哥哥!』她喊：

這兩種稱呼是多麼親熱甜蜜呀! 聲音是多麼清脆而可愛呀! 這是我受到被稱呼哥哥的第一天呢! 就連我親愛底兄弟, 也不曾這樣喊過, 痛痛快快喊一聲像這樣的。

夏季的晚上, 一個溫馨的晚上; 含着野花香氣的微風, 吹拂頭髮。這時我兀自在一張籐綑上輾轉反側, 一聽到她的呼聲, 我就裝熟睡了的樣子, 並不理她; 她來到我的面前, 我雖然閉着眼

睛，咬緊牙齒，但不能不受神經的主宰，突然的笑起來。她也在笑並且說：

『熟睡的人，也會笑麼？奇怪奇怪。』一面說，一面手也做作起來，指着我說。

當她喊我的時光，我也想答她一聲：畢竟沒有這個勇氣，雖然就到了口唇上應說話回答一聲的命令，神經也會收回的。坐在我旁邊的姨母也笑了起來。

『你們還有些孩兒氣。』姨母說。兩眼望着我們。其實在她的心裏，是十分歡喜——我們這樣的親愛。又不好看我們這樣不說。於是隱隱現出不自然地神情。

我沒有話來回答姨母，她也沒有力量，勇氣來回答，她母親一聲。她只有面孔變紅，我也僅一笑；這就是我們僅有的一點一點勇氣了。

於是，大家靜了一回，門外喧聲引起了我們出外考察究竟底好奇心。我們的沈靜，到這時方告一段落。

門外喧聲的原因是這樣的：

『一位年老的男人，拉着另一男人的衣領。在向旁聽者一一底說。有時，舉起手來，打到另一男人的頰上。旁邊還有一位女子，用手帕蒙着眼睛——是正在哭。我們在聽見年老者的講說中。只有這幾句足使我們的注意：『人家姑娘，要你這樣的說。說說吧了，還要一聲一聲妹妹這樣，妹妹那樣……』』

『我們已經知道，愛情的發生，是要雙方同意表示的，並不是單戀可以成功；也更加不是妹妹多叫幾聲可以成功的。那嗎，這位年少者的被打，也得不着我們底同情可憐他。我們可以知道那位少年伴侶的熱度，其實，縱情的對象，既不是這末容易：他雖然自殺，也不過是罪惡的懲罰。』我的表弟在門口說出這一番話，鄰舍們都笑起來。

我們回到屋裏，這一件的趣事，便做了我們談話的資料。庭中只有我，她，姨母，表弟。當我

們說話一停。門外的蟲聲，奏着他們的音樂，使得我們增了不少底談天趣味。

『社會上像這樣底事情，真不算希奇。同學吳女士曾遇過這樣的事，倘如那時，沒有一位丘八，吳女士就很誰厭了。』她說出來了之後。表弟又接上去說：

『丘八也有好壞的，難道個個都是壞的嗎？』

我們底談話，漸漸由縱情而到丘八。後來又由丘八而談到盜賊，更後越談越遠。姨母又笑着說：

『你不在此地，他們老早就去睡了。常常我一個人在此地納涼。你一來此，你表弟談風出來了。她更加的比從前會說。』說時兩眼望我。這天晚上大家談興太足。身上好像有點冷了。大家方睡。

第一天這樣，第二天也是這樣。第三天到我臨走時——在夜間上船，都是這樣。回家時肚皮裏增加了不少的故事謎語。——底再傳一遍，講



導我兄弟聽。——他常拉着我講，有時，他紀錄下來，投到『少年』上去。

我在家中，無論兄弟要我講故事，或者同學們、朋友們來到講笑話；但是心中好似失去了！一件東西，終歸不能在房中靜坐一回，不是跑到花園裏，就到母親的房中，一回又轉到原處。

我真是一個不幸的人，從小喪了父親；雖然那時曾流過數次眼淚。現在，我感到沒有父親的苦楚。那知現在又來到一事？叫我感到十分的沉哀。她病了。不過距我回到家中僅僅也只有兩禮拜呢！

在一個早上，天氣倒很涼爽；姨母來了一封快信：給我母親的。

『……靜貞病了，請你即日來此幫助我設法請什麼醫生好……』

這一封信是表弟寫的，於是這一段的思想盤旋在腦中：假如我遲兩禮拜回來的話，那麼，我可以服侍她了。也不至於在此得不着母親的

允許去看她，恐怕我被傳染得。啊！現在呢？日夜拜禱地。祝她快點痊愈吧！

那天晚間有招商的下水，送了母親上船後，無力地慢慢踱回家。路上遇見朋友，也不願多同他們講話。將頭很慢地底下去點一點，於是不得不快走幾步。免他們來糾纏不清了。心裏已經悵悵得利害了。

母親去後約有八天，表弟方才來信說病好了，那末，不久我母親將要回來；我心中定了，拿本書來看看，真真也料不到，頭一句，被我看見的，就是：「戀愛就是苦惱」。我不願再看下去，又籌想我倆的將來，於是仍就悵悵。

時期過去之快，什麼人也料想不到。我們學生開學期近；正好像騎馬過路的旅客，休息了一夜，又復開始他的路程；又若鐘表的停止後的開始。一切一切，我們學生又開始了。

在來滬埠的當晚，寫好了信寄給她。以後常常地這樣；有時，漸漸地也得不着答覆。三弟的

來信，也不像從前的常提她的近狀。我不覺疑心起來。又不願寫信去問家中，——這是我平生的不易改底性情——就是好勝心。生來失敗的原因，確知是這個的花菓。自己雖然知道，也無可如何。所以有一身的傷痕，血跡。

(下)

倘若算起離家的時期來，現在已有三年，明年的暑假將在畢業。三年內雖然我是怎樣地想回去，大兄的吩咐，每逢暑假在此補習，寒假極短，不必回去。其實，我的哥哥，又怎能管束我的靈魂不回去。他真太惡了。

客裏的無聊，沒有法子來消遣，於是拚命的喝酒遣愁消悶。常常的如此，我有時喝紅了面孔不得不喊出：『母親啊！我不是不長進的，實在太無聊了。』一聲兩聲接連地這樣。

那時我神經衰弱，嘗透了中夜失眠的苦味，每晚頭痛，不願讀書多，非早睡不可。一上床，我

以前是不常作夢的。近來，夢便突然多起來，而且夢得又極其神秘，希奇。每夜總被惡夢驚醒。

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一個夢：

「她在我家住了半個多月，一天我送她回去，正上輪船，海浪裏突出了一位少年，黃帽子，衣服上顯着金鑽的光芒，跑到船上，將她奪去，我急得哭了。這位臨走時還向我笑了一笑，表示他得了最後的勝利。」我一急醒來，仍就睡在床中；但是心中異常難過，懷疑；無從解剖這種幻象，在枕上反復地轉側，不能再入睡了。一直到東面的玻璃窗現透來稍許的白光。於是疲憊地纔入睡了。

日光照着可能範圍內的一切，醒來兩眼紅腫四肢無力。上課鐘衝破了沉寂的空氣。使人氣悶乏味的老道學國文先生，又將坐在前面，行使他吹噓地無上威權。同學們都又將被假睡的魔鬼來侵佔了他們的心靈似的。

家鄉中親戚間的情形，我這一方面愈其偏

膜了。而尤其對於她家的詳情。實使我千分萬分底沈悶。差不多在我的心裏，有不願接着家信的感覺，每封信裏除掉家中情形大概地敘述而外，母親的訓囑用功而外，什麼都沒有。我詢問的事情，也得不着一點答覆。真的，這種環境裏生活着，太乏味了。倒不如死去清淨，比得不着一切家鄉中消息的還要清淨。

當我追憶到我倆的甜蜜的談話時，忽然又悲哭起故鄉來了。悲哭後一回又笑起來，同學們說我有了神經病或者是歇斯的利症的根由，大概是因為這個吧。在他們的心目中，又怎曉得徹底的曉得，我現在的心思的憂鬱。更有，他們的談話裏，含蓄着幾多取笑的成分；尤其是一般好說怪話的同學們。

★ ★ ★ ★ ★

這時又到了夏天，仍好像數年前的夏天一樣的热，使人討厭。

我得着允許可以回家了；箱子裏放着新得

來的文憑，也可以說用心血腦力，金錢所換來的。我這時最快樂，一面因為一部分的成功，一面我可以回去了。回去看她，再恢復我倆數年前夏天極有興味的聚會了。

剛剛抵家的一晚，我兄弟秘密地來告我說她已經嫁給一位大學畢業生，家裏很富！這是她叔子的主意，母親不許她寫信或者別的方法來告訴我。……。

我聽了這一段，也並沒有感到怎樣，不過發了一回癡。

夜神降臨到世界，雨神這時做了馬弁，也隨到了。風神更表示牠的嚴厲的威權。人們都降服了，睡在床中，一響也不響。

這時的我倒受着先前兄弟報告的刺激了。兩眼睁得極大，拳頭也握得很緊。口中發出這樣的言辭：

『她是我的，我不願在我手裏的東西，被人奪去。拿學士夫人和金錢來做工具給他奪去。

好，看我的手段，明天準備犧牲一切來和他拚命，她的叔子也這樣的對付。」我嘆了一口氣，又說：

『我的肩膀，既沒有她，生着有何趣味。……啊！不對的，不怪他要來奪的，更無須怨嗟她的叔子；她既然情願了，還有什麼好談。……難道他被我吻過的紅唇，被我抱過的身體，都還要讓給別人麼？我真要罵我的毒心的阿哥，明明是他破壞的。不許我在未畢業以前回家，啊！這是定要報得的奇恥大辱。』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睡在床上的。一直睡到天明。

第二天她來了，直到我的房裏。她失去從前豐腴的肌肉，紅潤的雙頰，緊束的胸膛，柔潤的頭髮。從前處女美也送給上帝。

『權奇哥，你能容我說兩句話麼？』她顫聲的說。

『……』我仍就在看書，靈魂已飛出去了。

『請你要原諒我……』她的聲音咽住了，雙行熱淚落了下來。

『無聊的話，不要說了。請你到我母親那裏去吧！』

她出去了後，我也流些眼淚。

『啊！這樣的婦人，專功於騙術的婦人，還要在前挑弄。且要給我一個致命傷麼？我應該輕視她。』我自言自語地眼睛望她向左邊走過去。

午後她又來了。哀願地說：

『權奇哥，在我說過這句話以後，我要離開這世界了，當然的，我無面目來見你——我唯一地愛人。』

『……』我仍就不理，拚命抽酒。

『這不是我的志願。我底叔父要向他借錢，所以迫着母親做出來的。你現在恨我的理由是不把這身體留給你。我早想自殺了。我同你說過原委以後才自殺是值得的。是純潔的自殺。』她說着兩行眼淚由眼睛裏滾下來。



『……』

『他現在是恨我的，也曾露過了離婚的口吻。因為我不願同他做擁抱，接吻，接吻以上的工作。他恨我極了。這許多話，或者你相信，或者你不——大概你的兄弟終歸要告訴你的吧？』她說着眉毛繃起來，仍就流淚。

『這些話沒有說的理由，母親正在房裏喊你呢！請你離開此地。』我說。一只手指着母親的房間。其實，我母親並不喊她。

她哭得更利害了，兩手扶着胸膛，頭望屋樑上看。這時我心好像軟下來了，兩眼也望她在哭；一面喊我母親來勸她。

母親一到，她停止了哭。她走到母親房裏，整理了頭髮也回去了。聽說回去後同他——不能算她的丈夫。——吵了一頓。這都是僅有兄弟一人傳到我的耳鼓裏。

不久，他同她離婚了。

我現在不情願聽她的事情，但有時，去問我

兄弟，這真是奇怪。

★ ★ ★ ★ ★

一座幽雅的樹林裏，月光從樹頂透進來；一位青年正同一位少女互相擁抱着。眼淚一齊流了。

野蟲拚命的奏着美的歌詠，遠遠的聽見少許的走路聲經過林前。

## 憂鬱症

(上)

『郭沫若氏的小說，在在可以使人得着美感；落葉一書，已足夠我們的……』

L女士首先打破了室中的沉靜，接着漢君說：『話是對的，不過太恭維了他吧！』

窗外的大雨仍就在落，室中能聽見雨打到玻璃窗上有韻調的微響，像有人在那裏彈弄鋼琴般的好聽，壁上的掛鐘告訴了我們，現在已八點鐘了。我們從窗子看到外面，地上，房子上及一切都被濕透了一層；十丈外的柏油馬路。在路

燈下顯着光亮；再朝遠處看，像星般的路燈，忽隱忽現。空中極其沉靜，偶爾也有汽車喇叭聲衝到我們的耳邊來。

這時沙發上倚着的星君，兩眼望着L女士，一回又回轉頭來朝向漢君，他面孔上的表情，看得出來——有千言萬語，要待機會來發作呢。我有時被他們引起了談興，也放開文學週報，加入零碎的問答。

星君是沉悶過度的青年，似乎有一種精神異常的憂鬱症。論理，星君有豐裕的家境，有軒敞的房屋，有相當的處所給他讀書，吃飯，睡覺。有……。他是一位極其幸運的從小到念歲。朋友們，親族們，隣舍們的觀察都是這樣的結論。那麼，他的憂鬱症從何而起呢？誰也不能知道。不過從他覺悟了他的青春，也可以稱自從青春的來臨，他覺得他是不幸的，恐怕是缺少一點人倫上的滿足吧？但照他的環境，討一位妻子本不甚難。但是半年來——從我認識他起，臉上不曾有

笑容的駐足，

(下)

他有時在報紙上發表文字，他說少女之心可以補償悲哀的過去，造成快樂的將來。當我們談起戀愛，他總是守着沉默。嘆氣也隨着而到，漸漸連我們都不敢談起這一回事。

他同L女士本是C地的同鄉，但在這一幕以前——未經我們的介紹，並不認識；我們以為將她介紹給他，可以稍為用愛人底津唾來平息他底妒忌和覓求伴侶的慾望中之火焰了吧！

現在，星君戀思她了。他底日記上都充滿了愛苗；比起先前，却成了階級似的環境——由求伴而戀思了。他舉動的一切，好像脫了從前的憂鬱的包圍。刷造另一新局面。

沒有過了數天，C地同鄉會籌備處的通告，貼在佈告處；他倆接觸的機會也愈多了。這不得不使我們欣幸的一件事。

一個禮拜日的早晨，太陽光透進了一間宿

舍；室裏面一位少年，正在看着小說世界，香烟的烟很美觀的飛入空氣裏，尤其是到太陽光中使人看見了有飄飄欲仙的概念呢！

室門忽然開了，一位美麗的少女進來，向着少年，點點頭；絲毫不客氣地坐在對面。兩眼望着桌上放的玫瑰花瓶，一刻又回轉頭來。

『C地同鄉會加入的已有多少？』少女笑着說。

『已有三十位同學，下禮拜晚間，可以開會了。』少年答說。

少女又望望玫瑰花

『這麼冷的天還有玫瑰麼？』少女問。

『這不是真的啊！是綢製的。表哥從美國帶來送給我的。』少年對她笑了一笑這樣的回答，

『假如你歡喜牠，我可以送你一枝』少年又說。

『好的，就把這一枝送給我吧！』少女指着最好看的。

這少年和少女談了許多的話，從這樣話到那樣，又從那樣談到這樣。少年房間的佈置的具品，都做了他倆談話的資料。

從此，他倆漸漸地相親，並有時談到終身的問題。我們常常同星君說：

『你從前的自殺觀念怎樣了？』

他的回答，只有：『自殺是愚人的勾當，我這樣的青年，也會如此嗎？』。一面說，一面難以爲情地笑了；這是心花裏生出來的。我們聽了也不免有點快樂。慶欣他得到這一位朋友來平息他的火燄。

機械式的考試，一樣一樣地考完，各人都在理着書籍，行李，在各人的心中，歸心如箭，連朋友談話的時間都沒有。家中有妻子的，更買了許多的禮物，這真是使我們目眩。一面又欽慕他們心中有無上底快樂，不然，笑容怎會常從心田裏發作呢！

星君是住在上海的；但L女士必須回到C地

家裏；他倆火車離別時的悽痛景况 又足夠我們的同情淚了。

未別離的一晚，足足在酒樓裏談了五點鐘的長久；這又怎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呢？談到離別的痛苦時又同時流淚；這真是離別神應該被詛罵，怨恨的喇！

北車站中的離別情形又是這樣：

『玫瑰色的朝曦初放的一日，天氣比昨晚更冷。站中立滿了乘客，一雙雙地黑眼都向鐘上探望，更有 睡眼朦朧似的客人。星君站在乘客的當中，一刻向左邊望，又回頭向右邊望，過了十五分鐘，他唯一的愛人，才倚着他懷裏在哭。他也在哭了。

各乘客的心目中，都以爲時間過得太慢；他倆却以爲太快，恨不得拿根棍子驅逐了衆人，火車也那麼不開了。在這種愚念中，隱藏着幾多的愛情喲！開火車的車夫，恐怕也要遭着無故的辱罵了吧！



一樣一樣地都預備好了。火車也開了。一個搖着手帕，一個舉着帽子，這一種的景況中，他倆暫爲離別。星君等到連烟都不見，方才回寓。

北風似吼般的緊吹，一片片的鵝毛，一撮撮的玉屑，從天空慢慢地化合到地層裏。星君終天的什麼事都不做，眼睛常常紅腫。看起來又好似恢復了從前的憂鬱症。



## 長 髮

爲了賣文得來的幾個錢是那樣艱難而自己每天下午四點鐘以後肚皮餓得要加進火油去，唯一免餓的方法只有去到床上；等我靜聲從我鼻孔哼出來底時候，便什麼都忘了。再爲了每天晚間寫點東西地性情仍不改，雖然我的病打針吃魚肝油在醫治；不忍捨手的紅樓夢西廂記夜間趕走了睡神，用它大無畏的神威；而次日上課鐘一響，從沉醉在春風溶解的被裏迷離地醒來，揉揉眼睛尋覓襪子，眼鏡，及書籍。下午疲倦了，只有「到床上去」才是我的出路。等我在床上

口裏講出混沌的夢話，同房間的阿夢，死人在微笑地時候：那我便真不希罕什麼天堂的樂趣了。

誠然，我的床具着的是慈母懷裏慰安的可愛；愛人紅唇上狂吻的甜蜜。我願意犧牲了一切；愛人也可以，享我床上所特有的賜與；不要說是幾位亂賣風騷的女朋友。

當我在那天下午兩眼快閉地——又將睡覺了。

『妹妹，我愛你，……』很愉快的歌聲和脚步声衝進我的耳膜來，我猜是老俞到了。

『愛雲先女士麼？』我又加上一句，『雲先女士是多可愛啊！』

『……』老俞如癡如醉地沉寂了。死人拉起胡琴來，阿夢東跑西走約同伴去遊龍華，像一隻我家的小貓。

向來提起了雲先而啐人一口的老俞這天沉沉地不響，使我好像登在迷漫着的大霧裏，迷途

在大樹林中的一般只瞪着兩眼。我在幻想他倆的不幸，然而因為怕他感到失戀底悲哀而又不  
好去問他，心坎上像被刺的那樣難過，忍受不  
了。

我似乎到了一個夢境。

H女學門房死沉沉的面孔領雲先出來了，  
在一個禮拜日的早晨。陽光是充滿了會客室，那  
邊靜默地坐着一對青年少女。衝進到會客室的  
笑聲明是一般H校同學在講怪話的徵象。

兩人靜默了一會，雲先說：『今天有什麼事，  
我後天要考呢！』

『今天約你出來去玩玩。』本來微笑的老俞  
這時更現出他的酒渦來，『隨便你到那裏去。

雲先放下正靜的面孔：『我不能去！』

『爲什麼？』

『我家裏不許我出去，你最好信也不要寫給  
我，也不要來看我。』說完了竟使老俞莫明其妙  
地，當着面老俞掛下兩行清淚到頰上。

★ ★ ★ ★ ★

我不知道是聽完了胡琴拉着的調子那一段才睡去的，那時心中混亂了；等我醒來，跑到飯堂去吃晚飯仍舊是混亂，大概吃完飯上樓看見閃爍的電炬才好些。

每次飯後的生活，除去了我睡覺看書而外要算是最有生氣的。那時候，只須要你的對面有個老俞，你定會笑嘻嘻地去讀書。當他講完了一件事。

『我們街頭上有一位美女，年紀俗說是二八，烏黑的雲髮，絳紅的櫻唇。……』老俞好像是說書般的又開講了：一口滁州土音的上海話，我真喜聽。但不久『媽媽』兩字便脫口而出。

『罰一客大菜，你倒又犯諱了。』死人的腦海裏似乎一客鮮美的西菜就等他去吃的歡欣。

『哈哈！』同室的大笑起來，隔壁的血頭跑過來大聲的叫喊：『什麼事！』沒有人答他。

『噲！什麼事！』仍沒有人答他，他氣的跑了，

臨走時還微微地：『神氣什麼東西！』

過了好久才安意，大家讀到——九點半鐘  
的睡覺鐘響了起來。

『到黑貓去跳舞嗎？』老俞首先打破了沉寂，  
『囚犯！』

呵！提起了黑貓我呆住了！

『別來好久的黑貓跳舞，  
你，我將永遠地不忘；  
在我那時候對你戀想，  
徒然增起了我的惆悵。

★ ★ ★ ★ ★

『你那邊有迷人的舞女，  
擁抱踏那音樂的悠揚；  
在我那時候對你戀想，  
徒然增起了我的惆悵！

★ ★ ★ ★ ★

『你那邊是可愛的天堂，  
飄飛樂調迷醇的酒香；

在我那時候對你戀想，  
徒然增起了我的惆悵。

★ ★ ★ ★ ★

『我心頭上無限的傷痕，  
黑貓的舞女使我產生；  
在我那時候對你戀想，  
徒然增起了我底惆悵。』

幾分鐘之後，我換了衣裳預備出去了。老俞  
拿出司丹康拚命的向頭上送，仔細地梳，

『啊，美的髮呵，美的髮啊！燈下美人秀可  
餐。』我一面笑，一面說，一面自己打領結。

『誰像你那樣長的頭髮，簡直是囚犯。』老俞  
動氣了，但手仍不停地梳；兩旁邊，向後面，再梳  
一點司丹康。

『啊！長的頭髮。』我自己像一位泥塑的一般  
灰眼瞪着桌上的書籍，兩隻手不知不覺的到了  
頭上。『啊！長的頭髮！』



## 老頭子的死

一個秋季的早晨，這時夏天的嚴熱還不曾退清；朝霧已經瀰漫了。村莊左近的樹林，幾乎全全隱藏在霧中，除去了稍許桃紅色或黃的樹梢可以給人們辨認而外。極遠的連山似若漂浮在雲裏。東面好似含羞的紫紅色底太陽出現了大半個，照耀山脈樹頂而發出來的顏色，太使人安逸愉快了。東面離開此村十五里的一所洋房，屋頂上本是綠色，在日光照耀之下，愈叫一般農夫們羨慕住在洋房裏的是怎樣的舒服，三層樓的住宅是如何的希奇呢！

農夫們老早起來了。空氣新鮮到極點。

鄉間的風景，的確不錯；可是住在洋房裏養病的病者，不曾領過每次早晨的佳景，不易有的這些難形容的每幅圖畫。中午到時，雖然空氣較城中新鮮，天氣因被太陽光驅使的原故而非常酷熱。

村莊上這時有清道夫正在掃街，灰塵飛揚起來，每天早晨都是如此。但他們不喜用水來先灑一灑，常常引起了一般鄉人的怪話。

『這實是很費神，但總要每天勞一回駕。』坐在這村莊上一間茅屋門口手裏拿着一桿旱烟桿老者這樣的說。一回又忽咯忽咯地咳嗽幾聲。濃白淡黃的烟絲從他底鼻孔齒縫中噴出來。他非常的和氣醇厚，村上的小孩子們，從私塾裏放學出來總要同他談兩句話，方笑嘻嘻的回家。或者小孩子們上學經過他的門口時也總高高地喊一聲：『劉老老。』正好像有秩序的作事表樣。

他兒子的餉銀發出來後，他常常買許多的

麻餅放在袋裏，坐在門口，待小孩子們來了，散給那般小孩。所以早晚他身旁，總有這般孩子擁擠着，各調的手笑迷迷地放在袋裏摸着麻餅來吃。他極其喜歡這般小孩，當他們做他的伴侶，煩悶的消散者；但是，無論如何，他晚間仍感着沉寂。室內昏昏欲睡的燈光，也越似乎淒涼，除了他喜歡地小孩日間來伴他而外，夜間同寐的，只有短而小的旱烟桿掛在褲帶子上——。這也許是他終身不捨的伴侶吧！

其外，他每晚都要吃點酒；有錢時，也買點豆腐乾來伴酒吃。渴醉之後，你可以聽出那天真未鑿的淳和。酒壺，酒杯，煙桿都有極趣味的歷史，叫你聽得來興。我常常晚間到他房裏閒談，煩悶也減去了不少。

他的兒子得勝，自從去年春天去當兵後，不曾回來過一次，但在每次餉銀發出，一封掛號信同匯票便是父子們的見面機會，

三四畝低田，他老人家無力再種，賣給以富

著名的顯榮貴了。他每月的生苦費，除了兒子的餉銀而外，還有他以前的主人送給他十元算養老費。每月由僕人送來。每逢節期，菓子也照樣送來。似乎在他個人的生活史上遁出了人生的故轍，無憂、無慮、無一切的煩惱。很閑逸地度過老年的時光，什麼憤怒，悲愁，都成了我們對他的幻想吧！

這一年的冬天，我放寒假回家，村莊已看不見這位老者了；以及他的短小輕便深黃色的煙桿，其他。

村莊上有關於老者的這一回的談話：

『今年的秋末冬初底時光，這裏來了許許多多的丘八駐營，我們方才曉得戰爭又要開始了。隔壁王老太太尤其性急，因為伊的女兒阿秀就要在今年出嫁。又不是太平時候，辦起東西，恐怕不便當。

『這位老頭子的家裏，因為一個人住，就來了丘八搬進到他的屋裏，那時這裏的祠堂、廟宇

都駐滿了。

『老頭子同丘八很是和氣，說我招待你們，也盼望其餘的同胞招待我的兒子，不要使他受苦才好。恰值一個月，得勝寄給他兩塊大洋，因為他就要開到前線去開火了。恐怕在短時期內不會有錢寄家。

『戰爭的地方，現在離這裏不過二十里路，槍砲的聲音日夜不絕，接連許多的傷兵經過此地運到城裏。我們看見了，真感到悲戚陰慘。我們曉得這邊的兵士是敗了，因為槍砲的聲音越過越清楚了。我們都跑到章家村去避一避，那時，啊！村莊上真驚愕到極點。街上來來往往的，都是灰色布的丘八

『我們走的那一夜，敗兵就搶劫了。凡稍值錢的物件，都被拿去。雖然如此。還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於是奸淫也就開始，村莊上年青的姑娘差不多都失去了處女的價值，就連隔壁王老太太，也被循環過幾次，伊的女兒也不必說。假

如稍爲多講一聲不是，就請吃槍。啊！真凶得很，

『這位老頭子，看見這許多的兵這樣的野蠻騷亂，就想到他兒子也在隔壁村莊上，搶刮金錢，奸淫婦女；他就拿起廚房的刀來，向喉嚨一刺，臨死時還高聲的喊。

——這樣的兒子，壞兒子。我要離開……他……才是。

『這老頭死去第二天，得勝也負着槍彈經過此地。身上的洋錢省實不少。他叫李老頭子替他燒茶，還給他一塊錢。假如老頭子不死，倒可以享點清福了。』

『……』我聽了這一段的事情，兩眼睜得極大，口也張大，但沒有話來回答一聲。

## 今 朝

沉寂底夜藹中，閃爍底燈光下，照澈着兩個瘦長的人影，少安和本文，面容龐上微笑，從舞場走進餐館，過了一會從餐館回到學校中宿舍裏去。兩人很齊整底皮鞋踏步聲穿過馬路時衝破了夜之沉靜。這一天要算是他們平生以來最安適愉快的一天，當他們走過電車站幾個年老的女丐向他們乞求的時候，兩人從袋裏拿出幾個銅子，是很爽快；同時心田裏也生出一種同情而憐惜的情緒。他們自己很奇怪着，那時向來所有厭棄底感觸消失了，會忽然無形的消失在他

們微笑底聲中。

到他們底宿舍，除去要走進一所牌坊式上面寫着聖恩大學的大門以外，還得經過一片綠茵的球場，那邊有一所紅色的洋房；當他們在這時進了大門以後，看見藍色天空的月兒散下銀色的吻來，他們的心境是更加的歡欣了，沒有什麼可以比擬，銀色的月光表示他們前途未來的皎潔可愛。

他們手舞足蹈的走過草場。

宿舍內很靜默又黑暗，他們都輕輕地走上樓梯到臥室門口，少安從袋裏拿出火柴點起了臘燭，於是臥室內有了灰紅色的光亮，他們開始脫去了外套。

『本文，今天開心吧？』少安一面將外套掛在衣架上，一面說。

『自然哪！』本文微笑地說：『那位女招待真不錯呢！』

『不錯當然是不錯，可是，她叫我們明天去



呢!』少安從抽屜裏拿出一枝香煙在擲頭吸了，立刻室中就有淡黃的煙絲由少安口中吐出來。又接下去說：『明天早飯不知道怎麼着落呢!煙也沒有了。』接着本文嘆氣的問：

『家裏寄來二十塊錢都完了 這不是辦法!』

少安抽了幾口紙烟 又弄熄了，煙頭預備明天吃的。

『少安，這怎麼辦呢!』本文愁臉說。

『問你呀，誰教你吃五塊錢東西賞給女招待要兩塊錢呢!』少安答說：『畢竟出風頭是出風頭，我也想不到呢!』

本文仍舊是苦臉地。

『本文啊!』少安說：『旁的話不必去講他，明天究竟去不去呢!』

『到那裏去?』本文不自然的問出。

『館子去!』

『玫瑰舞場不去了嗎?』本文說：『李麗珠不是叫我們明天去的嗎?』

室中靜默了好多時！兩人不響地睡在牀上，  
燭光吹滅了。

『我看明天去一次才好』少安底聲音打破了  
室中的沉寂。

『我也這樣想，不去很下面子！可是，錢呢？』  
本文說完了話，嘆了一口氣！

『你的姊姊那邊不好去拿嗎？』

『……』

『本文，你明天去拿好了！晚間去到那邊，看  
看她們究竟能不能上手！』

『不行的，家中的錢是由那邊轉交過來的！』  
本文似乎說不能，在牀上搖了搖頭。

『不行嗎？』

『……』本文答應了一聲。

『他媽的，明天把這錶拿去當一當，總之，半  
途而廢，我是不願意的！』

『好的，我這裏還有一隻戒指！』

他倆安然的睡去，在夢中他們都遇見了舞女李女士對他們表示摯愛的態度，女招待一直睛珠凝視着他們不曾停止的戀思！

次日底晚間，當夜鶯從別一個世界爬出來好久的夜色中，閃爍的燈光下，照澈着兩個瘦長的人影，面上擁些微笑，從舞場走進餐館，過了一會從餐館出來的時候，仍舊笑些些地。夜之沉靜被齊整的脚步聲衝破了！

十七，四，念七〇



## 寄 給 她

親愛的，最最親愛底，容許我借此來擾亂你的安靜罷！

我不認識你，更不能曉得你是那樣的面目，性情？但在我的理想中，你却唯一的安琪兒，婀娜的，溫柔的，娟娟的。嬌羞的啊！我無論在讀書，無論在運動，睡覺，無論在寫字，乘車，購物時，你唯一的美，都在我理想中；不錯，你確是我唯一地愛人，當我理想着你的時光；的確，這不是虛幻可來比擬的啊！

冬天的夜裏，外面雖然極冷，加上了小雨綿

綿落着；人們的心理是幾多沉悶寂寞啊，但我在牀上，覺得適意極了，你那甜蜜一吻，使我得來多少的慰藉呢！希望及我的一切，……都被你占霸着。可是我倆一聲不響，絕不講一句話，祇大家注視，微笑一忽又流淚了。兩人同時的微笑二人同時的流淚——這是多可寶貴啊，況又在夢中呢！啊！昨夜的一切！

我不是聰明，活潑，勇敢的年少，不過是個浪漫青年徘徊沙漠中的弱者，半路上無家可歸而黑雲滿布將在落暴雨時唏噓街頭的孤子啊！親戚以白眼對待我，朋友以不理我來處置，這許多，這許多，都使我不適，都在使我煩悶，怨嗟。難怪有這現象發生——就連真誠的熱情之愛也不敵金錢呢，沒有錢是擯棄在愛的王國以外的，更何況一般葉落怕破頭的親友們；其實這樣的環境，使我得着小經驗罷了，認識了世界上假寐的一切，只有你，親愛的你，不會使我這樣，愁時，以唱歌來陶醉我，容慰我，誠然，我的心已隨

你去了；飄到雲中也好；無邊的地方——沒有人到的，連飛鳥也不會——也好。總之，我的一切，只有唯你命是從呢！愛人，對嗎？請你張開你的翅，咱們去吧！

不要忘記的偏又忘記了，要忘記的偏又在腦中盤旋；昨天買物受店夥的白眼，更加難過的運黃包車夫都在輕視的數募，到又在一幕一幕開演了。我現在是滿身的創痕，浪費了心血，浪費了精力，身體，也不過作了經驗的代價而已啊，

牆壁上懸掛的水彩畫，這是我在兩禮拜前認為有藝術價值的結晶品，前天晚間，撕去了；我覺得任何好的，寶貴底物品，假如沒有經過你的眼睛時，不能算美，那麼，也沒有資格來放在我的眼前；更有——名畫師翁星漢的一幅美人圖，朱唇，雪齒，含情的眼睛，在向我回頭凝送，在寫這封信以前，將牠撕去了，放在爐邊，準備等機會來燒掉，不使也有絲毫的紙屑，留在人間——這是最歡喜，痛快的一件事啊！啊！愛人，

世界上的美 全是假的，華美的衣飾 能算得什麼？極好的美觀的，裸體，穿上了衣，自己以為有放出光芒的可能了性。其實 蓬着頭髮，赤着身體，是多麼清淨。啊！愛人，只有你能從因獄中越出，衝破了惡魔的包圍；不受狂熱底繁華環境來衝動，憑着真美做去；啊！愛人，讓我來再喊你三聲，表示我的欽佩吧！啊！愛人，愛人，我理想中的愛人！

花園裏，樹蔭下，我們可能看見一對情侶，挽着臂，相倚的談着，祝着前途他們是光榮的，可以走到純摯的愛的王國裏。其實，在他們的心目中，需要異性，等於需要金鑽的光芒一樣，那麼可以在他們的同伴中來誇耀；更有的，因為強慾底惡獸，猖獗得利害了。所以就象愛金錢，玉寶來愛了異性；啊！理想的愛人，在這種環境下所發生的戀愛（？），有可歌可泣的愛史，來值得我們稱頌？我們的同情？愛人，對嗎？更有趣的——他們還以為這種愛情有如死之堅強呢！



不知不覺地寫了許多，但是無論她多少，總不能盡我心中所要說的話，校中熄燈鈴將在敲着，那麼，停止吧！

愛人，理想中的愛人，夜深了，我們又可以相見了吧，因為我又在戀你了！

你的權奇



## 流氓式的青年詩人

禮拜六的下午又遇着了。天明雖然落了一陣晨雨，可是現在的太陽懸在天的正中，並不灼熱，却暖融融地如笑的醉人心神，瀉下歡樂來，到樹枝和草上，到樹林和田野，到全個地面上。這時季究竟是春天。

S校的青年詩人黃乃平正倚在藤椅上抽煙，不斷地抽進去，張着口裊裊地噴吐出來。膝上放着一本小說，但詩人的兩眼灰色而有帶點神祕，却注視對面書架上的一座鬧鐘，腦海中幻演着什麼似的；不久詩人底面孔又朝向天花板。室中

只有他短促的呼吸聲和鬧鐘底秒針慢慢地移動聲在現出沉寂來。

從窗洞透映進來的春光造成了那樣可愛，明亮，而有美妙的房間，窗外綠絨地毯般的細草包圍一座茅亭的美景，桌上的金字紅綠封面的書籍雖然是亂放，而它底吸引力並不減；可是，詩人只嘆息，感到大地上太空虛了，不知是寂靜，還是他自己底無聊；這時，詩人唯一的希冀是喝酒去，所認為有解悶可能的煙捲，已無形證明失去了效用。白天裏喝酒的樂趣不若夜間來得有勁，於是詩人拿起書來，想藉書中美的詞句來消除他感到的空虛；可是，只須要讀了一句，似乎作者們都在譏諷他的過去底悲哀，眼淚要流，哭一次痛快吧，又無奈他乾的淚海何！

——囚犯，我就是的……詩人的心情緊張到十二分，四肢顫抖着。又換了一枝紙煙。

——囚犯，我就是的。

S校的門前設有許多酒店，專門供給學生要

從甘酒的痛飲而得到慰藉的。那邊出來的都是迷離地醉態，但也僅乎晚間。青年詩人底好酒成癖，每晚喝得聲容滿面走進房間，有時熄了火而找錯了門，或者和電柱撞上一交，凡是些知道青年詩人，不一定要同他熟識，都能講出像說故事般的滔滔不絕。前一夜喝得酒量更多，倒在走廊上暈到天明，由兩名茶房抬進臥室時還沒有醒，難嗅的酒氣，灰白的面孔，誰都見了表示憎惡。據他底體魄說來，似乎不應該這樣的戕殺，但是……。

夜色降臨到世界，沈寂支配了宇宙，我們被一枝大的黑的軍隊主宰的時分，詩人的兩只瘦腿又向那燈光堂皇的酒店走去，喉管傾出歌唱的微音，鞋子不拔地悠悠放步。

『吃什麼呢？今天。』詩人一進店門，女主人手中抱着小孩笑嘻嘻地從椅子上站起來。

『拿一瓶威士忌，大瓶的。』詩人選好靠進牆壁的一張櫃子坐下，抽着 Pipe 搖搖腿。

『要什麼菜?』

『什麼也不,』門口的汽車聲,引動詩人移轉視線,『不要。』

『黃乃平在此地麼?』聲音很洪亮,小小的酒店空氣被震盪了。

三位身材很壯的男漢走進來,挺起胸脯,走路八字形;手中舉着手鎗,手指按住開放的機關,睛珠東張西望。

『我…』話還沒有完,詩人帶起手銬,被拉帶推的出了店門,許多人向他探望,臉上露出好奇的神情,自己的兩隻眼睛便不由地也朝那些人望。

詩人好像在瀰漫着的大霧裏迷離。

『…什…麼事…』聲音很慢又很低。

『什麼!快走開!』紅鼻子的門房手中執有一封信,寫明黃乃平,從人堆里擠進來,就被有手鎗頭帶紅帽頂的大漢推開去,信也搶去了。

本來迷離地詩人這時坐在汽車內 受着看

管，心頭上的血管似乎爆烈，熱血要衝出來決口的難過。當然的事，他不知道經過什麼路，街道兩旁的電桿混得利害。他所能知道的是雲先表嫂給他的信和許多書籍都放在車上。他似觸電般的，當他看見了那紅綠的信封，玫瑰和紫羅蘭色的信紙，和纖秀的字體。

『什麼事？』—『自然有事。』詩人和那紅帽頂的一問一答底聲調頗不同，態度也迥異。

一座古屋很高大外面看來好久前是裝璜得很精緻的，汽車便停在那門前。呆黑的大門有兩位守門兵在倚靠，好像在假睡；但被喇叭聲喚醒了，揉揉眼睛，要舉鎗行禮而又看錯了人，引得汽車夫和他們相對微笑。

他們領帶詩人走過一方小院子，進了屋子，沿小屋的是很寬的走廊，廊上站有兵士和一位年老的在閒談。

『來了？』年老的用鑰匙開了門，露出來屋裏還有一間小房，沉沉地黯黑。一陣又臭又腐的空

氣吹得詩人昏沉欲睡，不久被推到裏面去，門又上了鎖。詩人靜默的站在室之一隅，室裏的人睜着白眼對他，小小的房間頓時忙亂起來。銹索釘鏽地作響更加的沉雄了。

『脚伸過去啊！』水門汀當地的小房裏，舖有幾牀蓆子，但都沒有棉被，除去了毯子。竟也有人連毯子也沒有的。靠進詩人的一位叫喊起來。

『怎麼啦！』那邊的一位聲音更加的兇猛。

『有什麼可爭啦！』

『……』雖然大家沒有話說，從他們呼出來的氣息表示那老年人的話不錯，都是囚犯呢！

——我今天知道了。這裏是小世界，外邊是大世界。分別在乎服裝，地皮的大小也稍為有點關係，固然了。這裏是着黑的衣服，那邊呢？白的，白的，服裝是白的啊！可是內衣是烏黑得有油的可以閃出光芒來，在晚上，在日間。——詩人想。

興奮的感情漸漸地不能制服了，他埋頭在兩隻冰冷的手中，偶爾將閉起了的眼睛張開了，



充滿眼前的是黑暗，雖然從那木柵的門而透映進來究竟有一道灰色的燈光。同室底人都入了睡鄉。這時，他記起了那汽車上的紅綠的信封，玫瑰及紫羅蘭色的信紙和纖秀的字體而想到自己和雲先的種種而引起了社會上的輕視，咀罵。

『爹爹，我後悔極了，你打吧！』詩人的聲音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清淚也落下來。『但是她跑向我……』

『在此地還喊爹爹媽媽？誰教你和司令的太太在一起呢！』監獄官譏笑了。

『我看見我的父親了！』

『啊！討厭……』拷索一陣陣響着。

『……』詩人嘆了一口深長的氣息。

小室裏的鼾聲不久又發作了。詩人真不相信他沒有看見他已死的父親，立在面前罵他；咀罵的語句還在他两只耳鼓裏，陶醉得起了刺激。

——爹爹的話，也不能說是完全不錯，表兄

那種卑鄙，素以女人爲玩物的「表嫂是他發洩精蟲的工具嗎？她不願意受他的挾制，投向我這邊來。羔羊的表嫂呀！我不對着社會承認你是我的妻嗎？——詩人自到獄裏，便忘了追求入獄的原因，而近來因和雲先的事外邊空氣尤劣的使得昏沉成了他腦海中的知覺。

——表嫂是那樣的可愛，表兄是有資格來接收她的愛嗎——其實，雲先並不愛他，又何嘗愛過他一次，就算一剎那呢？上帝滴錯了愛汁 Love-Juice 而使他倆不應該的也成了一雙人兒，

詩人坐在地上，兩只脚直伸到那邊。

——過去的已是過去了。我只有照應該做的幹去，禮教火焰是向無勇氣的人燃燒的。雖然父執們，親友們，都在罵我爲下流，爲輕佻，再是爲 Masochim。同族的長輩罵起來尤其賣力！呵！這般魑魅魍魎，多可怖呵，要嚙吞了我們。什麼處女不處女，禮倫不禮倫；我倒談不到這些，我只知道兩性的互愛就應有互相結合成爲一體，

一體。我，呵，我只有照理做去。』詩人想抑制他的回憶力，可是，熱辣的而又甜密的過去，儘管是慢慢地爬入他的腦海中。同時他想起了他和雲先的接吻是如何的大膽幹去，那天夜裏自己的心理是如何的矛盾；兩人睡在一起擁抱着，女僕人聲的咳聲又更是如何的討厭和威迫。一切一切，都有了影子。

獄內的鼾聲像打鼓的作響，就連詩人自己也不知道是幾時睡去的。醒來，灰色的曙光在他的前面，小屋內的十幾個男子仍就未醒，雖然是灰的光，他可認識了他們的面孔，圓的，方的，都帶上一層薄底黑一塊白一塊的假面具。遠遠的鷄聲隨從微風吹到小屋裏，臭腐空氣中的唯一消遣的樂器便是這個。

監獄官也起身了，黃瘦而兇惡的面孔這時愈現出他同獄內的人隔着一壁很堅固的屏障。講起話來沒有尾音的觸耳。

犯人都醒了；看見幾位兵士肩着上了刺刀

的長鎗來開了門，驚慌得不可言狀，似乎他正當中要有拿去鎗斃的，但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自己。等到兵士走到詩人的面前，他們的心境立刻改變了歡喜，像那樣的囚犯夜中吵人不得入夢的確是有鎗斃的可能。

詩人很安閑，踱出屋門。哀求底說：『可以讓  
我寫封遺書給我的妻子嗎？』

『哈哈！不是請你離開陽間呵！』一個兵士回  
答：『你有話和我們的副官去講！』

『他在那兒？』

『……』兵士指短牆外一座洋房。

洋房外邊是栽植了許多鮮花，美而且香的花吸引着詩人忘了見副官的話，只兩眼不住的凝視豔麗的花，耳朵聽着烏唱婉轉的戀歌。真的，詩人已溶化在這種大自然的美裏。

進了洋房，一位架眼睛留八字鬚的男子坐在那兒吃早飯，看見詩人，便放下箸碗。

『副官先生：請你給我一個機會寫封遺書

吧！給我的老婆。』

『你坐，你坐。』副官很客氣地請他坐在對面，兵士們進去關好了門！

『你的表嫂不是吳雲先女士嗎？她現在要嫁給我司令了。我們大人叫我們喊你來寫一封信，就是說，你同吳女士的關係只是嫂弟。吳女士不好意思對你說；所以他倆請我來同你商量。信寫好了我們用汽車送你回去，并聽我們大人講：還要派你一個好差使呢！』

『哦！』詩人點頭嘆氣。

『這是我勸你，不要討苦吃！』副官一時聲音很重，一時又很客氣，

『哦……這麼一回事！』

副官拿出筆墨來，并有一張做好的信稿給詩人放在檯子上。兵士進屋來替詩人解了手銬。

『……乃平今以誠懇之意聲明與吳雲先女士僅在乎嫂弟之間的關係……如有反違 定受最嚴厲之處罰……』

詩人一面讀，一面兩行清淚掛在兩頰  
『照這樣的寫一遍不容易嗎？』副官望望詩  
人的面孔。

熱烈的情緒刺激詩人不得不大聲喊出：

『什麼東西你們的司令，他竟敢強迫我幹不  
願做的事嗎？……』詩人聲音漸成嗚咽了，拿起  
信稿弄成紙團對着副官的臉擲去，『你們都是他  
的走狗，打倒你們這些狗東西，假革命者！』

『你罵我幹嗎？我不同你再講，在獄裏你覺  
悟了你罵人錯的時候，願意寫信了，可以叫監獄  
官來通知我。』

詩人又帶好手銬被送到獄裏，囚犯都又不  
樂了，這夜仍恐不能有安適的睡眠。

『他來了呵！沒有吃衛生丸呀！』口裏不言，  
心坎中都在不樂而腦海便這樣的冥想。

『哈哈！』

『哈哈！』大家冷笑了一番。

詩人在室之一角靜坐着，他想他自己可以

死去，那到也痛快，他是受不了這種武力的桎制，更爲了他底愛人，從萬人咀罵口中鼓起勇氣不避一切的他底雲先。

『他是什麼東西！』

——雲先早一天還打電話給我，雲先定是不願意離開我的；這都是它——司令官——的性慾衝動的主使！表兄也是這一類的人，雲先離了他，決不會忽然愛上了什麼狗類的司令官！好，我不出去便罷，否則請你吃我的炸彈，代我們四萬萬同胞消除了你這假革命者。

——你是什麼東西，你只知道看中了女人便要她當你的姨太太來受你使用，在我保護下的雲先會讓你橫行嗎？你是什麼東西，你是狗，你不是人類。

詩人的血管緊張到上十二分了，臉上紫青青的；其餘的抽鴉片的囚犯，癡思的也有，都不注意詩人的工作。

兵士送進飯來和一杯涼水。詩人只癡癡的

想：

——假如是雲先愛上這種假革命狗司令的話，我也得炸死他，他是女性的污辱者；雖然他主張男女平權怎樣的鼓吹得動人，事實是怎樣的相反，難道沒有一位血性男子敢罵他一聲嗎？呵，我是血性的，我不能把要說的話放在肚裏而不講，應幹的而不去幹！是的，假如他放我出去，我一定要炸死他 他是什麼東西！

——然而，我想，拿過去來作證，雲先決不會愛上他的。可是，又何能決定呢？狗司令有擁護女權的言論，雲先聽了他的言論而信仰他嗎？

——你是什麼東西，你是狗，是下級動物，不是人類，你娘怎樣生出這樣狗司令來的。

雜亂的心緒結成密密的羅網繞在詩人的心頭，一個中午便為這種情緒所占居了。他只是反反覆覆的想像和咀罵。

詩人有了瘋子的雅號，他終天的罵，終夜的罵。每天兩頓獄飯冷的送進來，冷的拿出去。一



粒米詩人都不曾進口，副官那邊派人來探問過幾次；可是，只領了痛罵回去。

詩人關在獄裏有了三天後的下午，副官被他罵了一頓以後，走了。

監獄官這時招待詩人很好，領着一位少婦來見詩人。

詩人和雲先對望了幾分鐘，沒有話說。

『你怎麼來的？』

雲先聽完了問話，全身便都倚在詩人身上嗚咽地哭。

『我…給了他五塊錢才許進來，……上次沒有……我…』

詩人兩隻手加上手銬的，把兩臂套在雲先的頭上也在不住地哭。

『你相信司令的話嗎？』

『什麼狗司令！』

前天晚上他強迫我嫁他，說你已是反動派，他要捉你去鎗斃；他問我要不要你活，他挾制

我。我爲了顧全你答應了他，誰又知道你已到了……』一陣悲慘的哭聲。

『他敢，他敢，他是什麼東西』

『聲音低一點。』

『怕什麼，我怕他個狗司令！』

兩人倚靠着不聲不響。大約過了十分鐘，監獄官催雲先走去，她走了。臨走時，

『你放心，我不忘你！』拭淚說。

詩人的心緒在見過雲先以後，更加的緊張了。他的腦海裏只現出司令的形狀，似惡鸞的可殺。

第二天早晨司令因爲雲先以死來要求并允許月內結婚的原故，我們的詩人出獄了。兩隻眼睛虎視得怕人，面孔黃瘦得更加利害。

當汽車從司令部開出來的時候，詩人仍舊減不勇氣的罵：

『你是什麼東西，狗司令！兩旁的路人抱着驚奇的神情探看從獄裏出來的一位瘋囚犯，膽

我罵司令了。

詩人出獄一禮拜以後，司令部的副官忙着籌備司令的結婚禮；當地的名人都不願失去司令納妾的好機會而不巴結，司令官肯將請帖不恥下請的真算是已難得的了。

嘉賓旅館的左近車馬擁擠起來，禮堂上的銀杯銀盾擺滿了。司令官的笑容就隨着副官們底忙的正比例堆到臉上，喜氣溢揚在司令部內。這真是本城不常舉行過的婚禮大典。民衆都盼望喜期的來臨，看見傾國傾城的吳女士和神氣巍巍的司令握手換戒指，真是平生的樂事。更有，牧師洋大人來替他倆在上帝面前禱告，又是如何的樂趣呢！

婚期更近了，太陽儘放出和柔的日光普照到一切。的確是使人們更加的歡欣，司令官吳雲先有驚人的福運，春光媚人的歡樂中，舉行婚禮的大典。

更近了，域外飛來的消息抑制了本城快樂

希冀和好奇的空氣，司令部內好像死了家主的悲哀，名人們憂慮他們的婚禮是白送——一句話，雲先失蹤了。并在婚期的前一天：

『一男一女正當船出口時蹈海而死，遺有絕命書。下署名為黃乃平和吳雲先。但不知絕命書所稱之狗司令為誰！』出口的輪船有電報到本地報館來報告新聞。

名人們懊喪了，司令官堆上灰白色的苦惱，民衆們埋怨他們的眼界不走好運。

『黃乃平是流氓。雲先女士沒有福氣享受這一位身體強壯有錢有勢的司令官底摯愛！』誠然，女人們固然是羨慕司令的，代雲先走錯了路而抱存可惜。

『黃乃平原是這麼一個人呵！』所謂反革命軍閥的界內，詩人的友人爲他開了一次追悼會，主席熱烈地作詳細報告，台人暗暗地冷笑，似乎解決了一件原沒有答案的難問題。

黃乃平是流氓式的詩人。——S校的同學在

談笑了。

太陽仍不斷地瀉下歡樂來，到樹枝和草上，  
到樹林和田野，到全個地面上。這時季究竟是春  
天。

十七，四，十一寫完。



## 玫瑰花苞與捲煙

幾天來，陰黯的黑雲層層地籠罩在空間，細微的雨簌簌地不時落下，到樹林、到田野，到一切的大地上，立刻占據了深處。世界上像是成了一個極大荒蕪的墓墟，柔細的哀聲，彈成絃上的音調，慢慢的一絲絲游飄到凌霄去。地上是濕了，但不久一陣習習的晚風又吹乾了雨跡。這樣連續的好幾天。太陽是不曾賜下強烈的勇氣給人們帶回了希冀的祕夢，皎潔的明月也不曾瀉下銀色的光輝給人們純白的蜜吻，閃閃的星兒們也只哀楚地登在空間的隅角了！

天氣正好像他近來的心緒一樣，縈繞在心頭的只是淒咽。這一天，他悶悶的走到花園去，在百花深處，採了一朵初苞的玫瑰。放在藍磁色的瓶內，希冀着它能放出柔媚的花瓣，於是芬芳的氣息就可以在室內浮動了！

他看看花，不久便又悲哀了，他感到這一朵正好像他自己，孤零零地。最後，他懊悔他自己從花園內採來這一朵玫瑰是太不近人情了，使它從親愛的女伴中到一間深寂的房間來，引得它淒涼地孤芳自賞。

——原是不該的！他自己咒咀自己！

他摸摸花瓶，兩眼射出很神秘的光焰到花朵上；像在沉思，又像在憐惜。終久倚倒在椅子上，不聲不響的覓香煙去想來解散他現在心頭上的悶鬱，除此他便沒有方法可以達到他所希望的目的。

——香煙又完了，真是見鬼！

在這淒哀的情緒當中，同時又加上了憤慨。



他所最喜的一支香煙都使他失望了。他把眉毛一縷，拿起空的煙盒重重的向窗外一擲。

他又倚倒在椅子上。看看桌上的書籍，紅的封面，金的字體，很頹喪地蓋滿了他面前的一張圖畫紙，向來在晚間寫文章爲了免去污了桌子而鋪放的。但自從他搬進來以後就不曾換過，上面有菜的油斑，有墨的黑點，有藍色的墨水痕跡，更有不少的香煙灰，擁圍着一大堆半寸長的煙頭。煙頭後邊便是那藍磁色的花瓶了，一朵初苞的玫瑰承受着瓶裏清水的滋養。

這小小的房間，圖畫紙還有很好的伴侶在，櫃子後面的床鋪，床鋪左手的書架，書架旁邊的箱子。它們似乎同船來到這世界上的，又同在這間房子，不能不說是運數的賜與，給它們成了兄弟姊妹們。他床上是長年不鋪的被頭和不在其時的衣服堆滿了，夜間把衣服搬到椅子上，日間仍恢復到床上去。書籍架上的飾品更是亂七雜八的書籍還加上幾雙破而臭的襪子。那個比平

常特大的黃色皮箱隱藏着的衣服更都像一只垃圾箱內的垃圾。這樣，幾件普通的東西，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都很自足的大家互相凝視！

還有一件，還有一件新近到來的伴侶，爲了他近來病魔糾纏的關係，房間內尚有一只專藏黃金銀水的馬桶，紅色的，癡呆地登在室隅，微風透過那開着的窗，有刺激性的氣息，便像捲煙的煙絲，很嫵媚地傳到空氣中，不聲不響。但性情與俗人古僻的他曾經爲了這只馬桶，氣悶過幾回。他只感到和他同房的小黃，近來的怪話更多，肺病會傳染，又是什麼馬桶的臭味，引得半夜而不能成眠！

——活了這麼大，身體這樣矮小，怕不要再過幾年，追上神去！

他常常的這樣想，但不時感情易於變遷的，他，等一會小黃同他講話，又得展開一幅笑容來了。

——啊！一枝捲煙都沒有了！一枝！

不消說，爲着玫瑰花心裏很煩悶，要想免除煩悶的網底束縛，他又想起了香煙。他真料不到他會有一日連幾個銅子一包的捲煙都買不起。最先，他是感覺到這世界上最快樂的事便是看書，因爲他常常在閒暇時候跑到書店裏去買書，每一回總夾一包回來。錢是漸漸的少了，他買書的條件也漸漸變成苛刻，拿了一本書，先要讀上幾頁，還要看那本書是否在半元以下，並且還要合他的意；否則他情願悶悶的回到寓所。更窮了，買不起書，他就咀咒起書來。他說書上的文章是騙人，明明一位絕美的少女決不會愛上一位窮小子，但書上要那樣說來很的確地。明明在法律上雖然你死也得要還債，但書上要叫讀者反抗，這法律不是人類的。

從愛書的性情變更了以後，他的嗜好，要想來消費他工作的餘暇，腦力的剩餘，便慢慢的愛上了抽煙

——抽一枝煙，快活似神仙，他說。當他在

飯後照例抽着無數的紙烟。讀完了書，身體疲倦了，一枝捲煙可以使他恢復精神。煩悶時候，可以使得得到至少安適的境地去！

漸漸的他不能脫離紙煙，他的希望很小，他只祝禱着在每天他有幾個銅子一包的煙抽抽便足了。

——啊！一枝捲煙！

他悶悶的坐在椅子上，弄弄頭髮，兩眼看着玫瑰，他心腔裏總在轉着怎樣可以得一枝捲煙的念頭！最後，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跑到隔壁去。他正看見那位紅鼻子的嘴內吐出濃黃的烟絲！

——煙有麼？送我一枝！他哀求似的說。

紅鼻子抽了一大口，似乎在對他顯本領。他難受極了，但很希望或許紅鼻子一口煙吐完以後，會從一只美女封面的煙盒內給他一枝！

紅鼻子用手指彈去捲上的煙灰『可惜，就這一枝。』很得意說。

——你爲什麼早不講呢 他想，帶着一股的

怒氣回到室中，失望的，憤慨的情緒縈繞着他的心頭，倒在椅子上。望着成堆的小煙頭放在桌上而不能抽。他慢慢的迷離了，直等到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才把他驚醒

進來的是一位茶房，手裏執好一張洋紙，遞到他手中：

『請將同鄉會費交下！』

他看完了，掉轉頭看看茶房的臉，他探出茶房似乎在隱隱的說：『看你怎樣回答！』。他是不怕，也絲毫不躊躇，從筆筒裏拿起一枝筆，在紙上寫了「面交」在他的大名下。

他微笑了，因為他已得了勝利。慢慢的從椅子上立起來，想到窗口去。但立刻一張紅的請帖從雜亂的書籍中閃形了。他知道這又是朋友們結婚了！

——你們結婚去好了！關我什麼事，又是什麼請我吃酒，說到怪好聽的，吃酒；這個年頭煙都沒有吃了，還吃什麼酒！結什麼婚！

他咒咀這張紅的請帖，又繼續的加上一句：  
『人情逼過債！』

——不送禮！看你怎麼樣？

送禮和不送禮使他思慮了半天，終久他覺得他既沒有勇氣離開這世界，只有無條件的降服了。但身邊連抽煙的幾個銅子都沒有，如何可以送禮呢！憤激的感情便在這想來想去無辦法的當中又開始活動起來。

——他媽的，硬着頭皮不送！

說完了，沉思了一會，他的理智告訴他，憤激是徒然的，可怕的魔鬼在四圍已向他虎視了！假如他再說反抗的話，他立刻就危險！他因此又想來想去，借貸是沒有辦法了，認識的朋友都欠了不少的錢，質當又沒有勇氣，他就轉念到他稿費。在晚間他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到那邊去，先敘述他近來窮的狀態，後來他說明了他的意思，希望把稿費寄給他。

——這倒不錯，三元一千字，我那邊五千字

有十五塊錢，送他四塊，還可以大玩幾天。跑到咖啡館去，將侍女抱到懷中，從我嘴裏接送幾杯葡萄酒，摸摸上下！

信發出後，他生活在有希望的情緒中有一禮拜，他才收到了回信。

『××先生：

本刊稿費向以月底計算，先生所請求之事，礙難辦到，請原諒！

.....』

他失望了，終於失望了。覺得他好像被狂風吹斷了線的紙鳶，不能自主了，飄飄搖搖的在空中飛舞，愈吹愈遠而愈低了，最後落在浪花四射的山峽裏，破了，爛了，到無形了！他愁眉苦臉地，但不久有一位意外天使的降臨，在他的腦海中已憶起一個極大的當字！

那一天晚間，他偷偷地包起一些衣服。

『幹嗎？』小黃問。

『送到洗染公司去洗。』他說完以後，兩頰上

有點火熱，自己想來也好笑，萬料不到他現在變成了虛僞，會說謊話！並且說得怪圓的，連一點懷疑的感覺都不給人！

出了門，馬路上已充滿了夜蔭，閃爍的燈光下，汽車只是飛馳着，帶了穿紅綠色彩的少女，他這時心中已忐忑得利害，當他經過當舖的大門，他的兩眼只不住地向四週注視，深怕有熟人看見他。並且向來的自尊心和羞媿心使他遲疑的不敢進去，但想到了請帖，於是毅然地走進了當舖的大門！

『這時候來當冬季的衣服是不值錢的！』店夥翻翻衣裳，又接下去說：『只好當兩元半！』

『這許多呢！』

夥計冷笑了一聲

他說：『四塊好嗎？』

『三塊！』似乎衣服要退還的樣子。

店夥向他望了一望，說，『怎樣！』

『好吧！』慢慢的淒楚的才吐出來。



他退起了移計的面部的表情和說話的聲調以後，無意中手指摸到袋內的洋錢，他不住發出悲慘的微笑！

——送他二塊 還多一塊！紙煙可無煩愁慮了！

在馬路的角上，他回來時 重重的將一塊錢放在一家煙紙店櫃台上：

『半塊錢紙煙！』

『什麼牌？』

『我吃慣的！——××牌！』

他一面抽着煙，慢慢踱到寓所去！

★ ★ ★ ★

當他房內那朵初苞的玫瑰開放柔媚的花瓣，濃重而清香的芬芳浮動在室內的一天，晚間朋友的喜酒喝得大醉才回來。臉上浮着一幅悲慘的微笑！

一進房門，像瘋了似的，跳躍在狂喊：

『玫瑰花開了！』

『玫瑰花开了!』

十六、十一、二五、

## 沈 澱

### 第一信

我底姊姊：

我日夜的在酷念着你，然而性情懶惰得怕動筆，就這樣度了好多天不曾寫信；可是，你也就不能寫給你弟弟幾行安慰嗎？哦，姊姊，我是怎樣的悵悵。加之我在病中，是慣喜想念着你們的，想念着你們的！

這一封短簡，我是因為要報告我的喜訊，老天賜給我的，明天早晨將從此地遷到醫院中去，所以雖然是短短的，但已達到了我心靈上要說

的話；並且熱烈地要求你：不要寫信給媽媽，更不要報告我的朋友，媽媽和朋友啊！

我是一向虔誠的在禱告，我能早點到那盡頭去，那是可以看見我所日夜羨慕的爹爹、大姊和嫂嫂！看呀，生命的路程已將實現我底理想了，經過醫院的大門，便到坟墓中去了！祝福，姊姊請爲我祝福。

我在沙漠中所認爲玫瑰的同伴被人奪去了，我滿身都是被刺的傷痕！知道的吧！  
晚安！再會！

小弟弟愛娜於校中調養室八月十五日

我底祝福文——

飲盡了那杯褐色的瓶酒，  
潛藏着的毒藥是多麼適口，  
凝住了我的盼望，除去了我底煩惱。  
喝完了那杯褐色的瓶酒，  
盡力地嘗透味道，看呀！  
人們對我的咀咒和微笑！

麻醉了我底腦筋，  
朋友，再來，  
再來割斷了我的喉管吧！  
愛神嘞，我底愛神嘞，  
我是哀戀的懦者，  
我是哀戀的懦者  
更是不仁的畸人(?)  
好，朋友，再來，  
再來割斷了我的喉管吧！

### 第二信

姊姊，遠在北方底我親愛的姊姊：

秋天已經到了嘞，你的詩興大概已應時激動而起了吧！在你玩賞秋光而感到樂趣的這個時季；你決不，我相信決不會料想到你的小弟進了醫院已經有一禮拜的長久是嘗透了色色病中想像的滋味；醫生更給他一個精神上的致命傷，

說明是肺癆，病已入了膏肓呢！

其實，像我這樣的沒有希望的孤少，雖然醫生下了一個殘酷的宣告，也不算一回事；因為我現今是不是要將離開了這個冷靜的世界，在我個人的觀察自己，是絲毫沒有關係的。我已領受上帝賜給我的愛汁Love Juice這種愛汁，就是加到火裏去的火油喲。火燒燃着愈其利害了，結果就是死。姊姊，墮入了這大火裏面的，還有完膚、更有生的希望嗎？

從我心底裏對於你的感謝，仍就孜孜地。我以前是感到失去了慈愛的母親給我安撫而外，那就是你了。啊！我親愛的姊姊喲！但是現在病到醫院裏理會我身體的健康，理會我困苦的情緒的，還有一位，那穿白衣服帶白帽的看護婦，可愛的看護婦喲，精神是活潑誠懇的，行為是直爽和善的那位姑娘，立在我左邊纒眉嘆氣，似乎禁不住這樣病者的寫字而彷徨。也幸而我帶着這枝自來水筆，不然，就是你在這病院！對過或

是隔壁 也不易曉得你弟弟是在病到利害了的狀況,不僅朝夕的在念你啊! 哦! 姊姊!

我爲了麗妹而愛一切杭州人, 更爲了梧哥而愛一切廣東人; 現今我感到四川人也是可愛的了; 那位姑娘圓熟靈活而稍帶四川上音的上海話我真喜聽。尤其是你煩悶時她給你講故事, 『懂吧, 懂吧。』接連地在說。我相信四川人是和善的 誠懇的。生在雄大自然地, 三峽, 峨眉左邊底她更是可敬佩的啊!

這幾天每夜都失眠; 我怕病, 可是在不病的夜中, 也是常常的若是, 但所想像的也是有不同的意味, 現在我是酷念母親, 不再像從前那樣在禱告着我能悠然地返入黑甜之鄉。酷念着你, 但不幸就連憶到麗妹的無情, 居然也被金錢名譽的光芒所衝動 屈服了, 在這魔宮的下面嚇! 我雖然相信這魔宮不久就要自行倒榻, 但我的心緒又是怎樣的悲痛!

姊姊, 不多寫了, 兩頰已泛出紅來, 囁妮說。

并且禁我多給你一點，祝你有  
適意的生活和境遇

你的小弟弟病中八月十九日

### 第三信

姊姊！

幾多天來所受了的病中悲痛情緒底刺激，  
真的我就很願立刻離開這裏；在校中有功課的  
麻煩，種種課外的消閒，倒還可以使不過分的回憶，  
嘗嘗我的過去——悲痛，雖然心力是怎樣的  
憔悴。患着肺癆病的是要極長久的休息和補養；  
我硬到現在第三期肺病不易救，才接受朋友們  
勸告搬到此地來，搬到此地來了，終天的沒有事  
做，沒有書看，煩悶得愈其利害。那位姑娘是常  
來說笑，希冀消失我心緒的不樂；但太深了，我  
太深的悲痛心緒喲！徒然！徒然的！

從前，我以為哭是女人特有的東西，流淚的  
男子是弱的表現，不去奮鬥而私自灑淚。但我居



然也變成了善流淚的了。天明就醒來，開着眼睛  
凝睇灰白的曙光而呆想。我終解決不了這個似  
乎普通的問題：「爲什麼我和麗妹當有深摯的交  
情，正在謀我倆間的快慰歡樂底時光，跑出來那  
位少年，金錢名譽勝過我的，來幹……啊！玩  
弄我的上帝嘛 我跪在此地

十字架前面的上帝嘛：  
我衷心虔誠在請求你，  
像取去人們魂魄似的，  
也帶走着我底煩悶吧！

我辭謝你給我的愛苗，  
因爲這就是死的 預兆；  
有了那一小時的快慰，  
就有千時的煩悶來到。

僅有鳥是會飛的動物  
--雙雙地去飛翔到那一

無人妨害愛情牠們間，  
儘管以擁抱來作消閒。

示給人們博愛的上帝：  
援救入了情波的青年；  
他們就將墮入了海底，  
不久咀咒你十字架前。

流淚滿面了；但又何止此刻，察看到麗妹對於我不信任時，態度有奇異的表情時，淚泉潰決了，從眼角裏流過腮邊而溼透了襟袖；我們最後的一面，在她登了新銘輪即擬北上的時候，又溼透了一次。有如許的淚，真情跳躍地現出來，最後尚不能使她瞭解我的心曲；假如她是冷酷的性情，就沒有以前的熱情了。這就是我每念到她的悲哀，我承認我是個弱者了。

姊姊，我對她是怎樣的犧牲，她沒有錢去買一件舞衣，我當去了我的西裝，現在還留給我的，是當票；她沒有錢交學費；我犧牲我的學費去滿

足她，致留了下來的是學校給我抗交學費的罪名；同學譏我是不知世情；真的，我是昏沉沉的了；到現在就將犧牲我底生命付及她。你有疑惑，可詢問她一個究竟，我性情是直爽，不善說謊話，你至少可以承認。

姊姊，我對着母親是個不孝的兒子，這最使我痛加懺悔的一件事；以前所頌之慈母的愛，是不能了解的。

姊姊，這一幕你該尚記得吧：不過只有一年的距離啣，

——愛兒，我勸你不要這樣的癡戀着麗珠吧；雖然伊對你現在是很忠誠，但你一回快慰得什麼似的；一回又因小小的一件事不開心了——吃得大醉；是問天下的女子有幾個是多情的；徒然傷了你的身體，又何苦呢。——

那天晚上，吃過晚飯，雨是不住的落，都坐在膳廳內談天。我正從一位新婚的朋友家裏吃得大醉走進膳廳。有了好多天麗妹沒有信來，要

免去了我的煩悶就這樣的幹了。那時，姊姊嚇，你曉得我又吃醉了一次，從我紅的面，猶的眼珠上看來。但不料慈愛的母親又在發揚她慈愛的本性了，那時我心中所謂的老朽之言喲！

吃醉了的我，性情倍是直爽；似乎雖然是我恩愛的母親，我也不願受這種奚落。

——我勸願癡到底，世上的人能給我一個癡子綽號更好。這是關於我的事，你們又何必管；你們是逼我離開這裏去自殺不是？！——我的兩眼睜得更怕，像從戰場上剛走來的勇士；假如你可不拉我到房裏去吃水菓，靜息一會，可好喲！我們母子間的感情，前面的鐵絲網通電流的是多可怕喲 姊姊！

母親氣得第二天飯都沒有吃，在流淚 悲傷她有一位像我，忤逆不孝的兒子，在她現在已就有了這樣的境遇。姊姊，親愛的姊姊喲，雖然我是懊悔那時反抗的態度，但終對於母親爲我擇配的意思，是始終要反對的；假如我不要做一找

求人生真義的武士，一定會有一般人之所謂幸福啫！唉！姊姊！有了好的衣食住與和善的妻子就算幸福者嗎？

唉！往事如夢，牠們都是留在我心頭的慘痕了。

我愛母親，悔我對於母親以前的不孝態度。

我感謝姊姊——你，過去給我了許多安慰。

我仍愛戀着麗妹，她是我生命歸所的主人啫！

這是在病中寫給你的第三封信，是在夜中失眠而起來寫的，又可以免去了許多看護婦的麻煩；停寫了許多次，嗚泣了許多次；你可以看見我的淚跡在紙上。

盼你再給我點安慰

你的弟弟夜中三時八月念八日

愛娜

#### 第四信

姊姊！

八月一日你給我的一封信已由昨天同學送來了；那是我可證明你尙沒有得着我病的消息呀！你尙不曉得我病中的心緒是怎樣的，更不明白我將來盼望的是什麼，所以你還付給我的是這一類的話；假使牠能在我未到此地以前放在我掌中，我也或將回轉頭來，享我人生的幸福？我想這仍是一個疑問。但是可惜的來得太遲了點——在我已經思想過很透澈地我將來的人生并且禱告着我能像一個黑影般的在這宇宙間消滅掉的時候，效用是零度吧！姊姊，我仍感謝你那種感謝當不是一枝筆所能跳躍地寫在紙上吧！因為那種話呀，也已經是普通般人所不願對我說的了！

姊姊，你這樣說，我是一個應該尋出自新之路來的孩子；你可知道我是沙漠中的旅行者，瓶子裏的水乾完了好久，嘗嘗身上的汗來苟延

殘生的時候也好多循環了。忽然她遇着另一個旅行者，藏着不少的清水，那時他是怎樣的歡笑，又怎料到他所得到的的是白眼和不多帶點水的譏笑喲！姊姊，處在那種境況的人，不是渴死是什麼？哦！我親愛的姊姊喲！我要哭了，四顧茫茫的，我的骸骨不久就將被層層的沙漠蓋到底裏去，底裏去！永無升的希望，更永無生的希望喲！自新之路是無人示給我的喲！

姊姊，我們不要談這些吧！你快來祝福我！我將從死國內帶給你許多福音。

九月一日晚寫到此地

昨天晚上因為看護婦奪去了我的筆，致我有許多話要說而不能盡量地寫下來，於是失眠了，靜聽着對過天主堂的鐘樓打了十二下；那時，我想除去了我的媽媽慣念着她的小兒子，遠在千里失眠而外，一切的人們，都被夜神所降服了吧！

鐘樓打三下，我仍在兩眼睜得大大地望着

床頂；同時我想起了麗珠的妹妹對我那樣的態度，深沉到戀愛海中的態度，我懊悔我對她那樣冷冷地；其實，這又何怪我，遇着她時，麗珠總在旁邊監督着；假如我稍爲膽大一點，反到引起了她們姊姊的不和。誰知道我愈求全的敷衍，不願意多一個破壞我們間戀愛的人，反多演了許多性的誘惑的示意對着我。結果就成了麗珠和我破裂的一個她的虛幻的理由——我另外有愛人，不戀她！唉！姊姊，我又要哭了。

一個長夜就完全被幻想所支配，直到陽光射進屋內；胸中煩懣得利害！於是便吐出很多的痰，痰中有點點的鮮血，眼淚也難堪地淌出來了。大概我定不久於人世。但我不慚煩硬心所愛的人知道，請你守着沉默吧！守着我血枯淚盡成了槁木死灰的時候！

我似飄浮在空中的落葉因着失眠飄浮着更使脚步搖曳得無力了，姊姊！我被迫得去睡而稍休養 就在此和你暫別吧！盼你



保重要加意!

愛娜九月二日下午

### 第五信

我的姊姊:

這真是一件歡喜的事呢!我來告訴你;在我知道的一天晚上。

我是懊悔我的罪過;那位看護婦的姓名;很匆然的問她了。但也由於我敬佩的原因所主宰的驅使。上次我給你的那一封信;她是看見的并且言辭偵探我多次了。她就趁此機會奇怪地問我爲什麼樣的煩悶;是不是失戀;喲;姊姊;你想我是個多麼天真活潑的女子喲!從我悲痛的心緒;又怎有講給她聽的勇氣!姊姊;我是無希望的了;但在爾別人們的時候;我敢說面孔上是表現喜的情緒;因爲已經得到了慰安;在這樣慘酷的社會裏居然還有她們兩個明星放出奇異的亮光;普照着一切的骸骨喲!那段纏綿排襯的深

情：我淚兒下墮了。

月兒攢進了昏濁的雲霄，  
陰影裏充滿着悲傷寂寥；  
東方角上現來了對明星，  
射照深黑的墓林成晶晶。

——這是我贈給她的。在今天此刻。

姊呀。她是個可憐的，四歲便失去了父親。賴着母親的手紅而到現在；但是，不幸的她的慈母因着多年的勞心勞力去年也病故了。她在此地任看護婦專門是等她的愛人畢業，在此地大學讀書的一位學生。他們奚翼婚後并現在預想他們的那種甜蜜，雖然從他們的家境比較起來，是有很大的分別；但在那座可紀念的樹林裏月光下有過很堅誓的婚約，過去有使人欽慕的羅曼斯Romance，據說他每禮拜六是來看他的。但她不願告我愛人的名子，因為他，他呀。她說話時的神情，真有意和我譏諷一樣，我心裏真難過，有羨慕、妒忌，怨艾的原子。

他還有幾時畢業呢？我問她，眼眶裏清淚將流出來。

哦！還有一年了！

姊姊：她真是幸福者。在一切黑濁的境地上愈現出來光明。他們愛的解剖，只有純粹的愛情，沒有物質。姊呀：這是真愛，愛神所賜給人們愛情的動機和懇定的希望便是這樣的。

我靜默了許多時，凝睇着天花板。

你爲什麼這樣呢！夜中囁語得很利害！

我祝你們只有甜蜜的來臨呢！我心中煩懣，吐出鮮血來，她將我扶在床上，我以飄浮地已升到天空中去。不知後來怎樣的，但猶在夢中醫士進來了，她面孔紅得很。醒來，看見閃爍的電燈光。

我同情你，弟弟，你是可憐的失戀者。她說了。

姊姊，她本來稱我爲先生，這次，稱我爲弟弟；我是情願她做我的姊姊，因爲她在我病中給

了不少的安慰。我希望她不要忘了她的小弟弟！

不多寫了。獻給我——

親愛的姊姊

愛娜九月六日

### 第六信

姊姊我親愛的——

來信收到了，謝謝你的好意這兩天來精神似乎較爲好些。昨天經過我好多次的懇求，允許我到學校裏去一次。帶來了許多書籍和日記去年的一本；我要迫給我同麗妹過去的甜蜜，將日記讀了一遍又一遍。啊！姊姊：我錄下來寄給你。看呀！我們的靈魂：

〔九月二日晴，一早就去看麗珠還睡着；她妹妹麗娟已經吃早飯了。麗娟很低的聲音問了我許多話，別說我真怕啊！假如被麗珠聽見了的時候，她又是疑惑心太多的一個人。要是發生波浪，雖然小小的，我就吃不住呢

於是換去了麗娟上樓去；她正在洗面，向我謹示了一個微微的苦笑；我心中有種種的不安。我想，大概女僕人說出我們談心的一段了吧！我對着這一面懷思，那時我心中的不安更利害了。真是犯到做賊嫌疑的人也是心膽虛的。

——你怎麼長得這樣怪黃瘦——她說。我心中似乎就像千斤的大石頭落去了一樣；但還沒有恢復了原形。昨天也沒有感到嗎？我很奇怪。

——我…嗎？——自己也笑了。吃飯睡眠仍舊，也不明白爲何這樣。我并不信，是有點懷疑。長得這樣的黃瘦，然而遇見我的，親戚和朋友們都是這樣的講。形容詞是的確不同的。

——昨天回去沒有什麼罷！我很替你擔心——

——我感謝你的好意——我又笑了起來。心頭上出來的表現是比較安適的了。

她吃了早飯。一同到法國公園去。我們有三個禮拜不曾到過的法國公園，雖然是秋末冬初，但我承認那是春天的象徵，綠茵地毯般在大片的草地上，沒有風，只有和暖的太陽光。啊！這是甜蜜的春天象徵！秋天不是令人煩悶消極的啊！

草地上有白漆的長椅。我們坐在那裏感到怪舒服的，好像坐在沙發上，周圍全是鮮花的那座沙發。

——我們有什麼方法永遠的不離開呢。

——她問我。但面孔是不泛紅色的。

——笑話了。你這樣聰明活潑的女子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嗎？我不信。哈哈！笑話了！——說完了我占據了她的手臂；那時，我似飄浮在空中，什麼觀念都打消了。我只需要得這種甜蜜呢！也許我能得着上帝的允許，我這不過分地要求吧！的確是小小的。我是很知足的青年。

太陽走到頭頂上熱光能從樹葉的空隙曬到我倆的衣服我們便在園內踱了一周，在我倆的理想那時近於午飯便又回到她家中去。

吃完了飯，麗娟要我陪去看電影，當着麗珠的面前和我說這樣話，不曉得她是有意或無意；但終被我很客氣地拒絕了，她是兌朋友一齊去的。我那時心裏想一個柔弱的女子到影戲院去不受男人的戲弄麼？我自己也憶到戲弄女子的一幕一幕，最後也付之一笑了。

麗珠的母親到南通去尙沒有回來，三上三下的的房子除去了我麗珠和僕人是再沒有的了。兩人對坐在沙發上凝思，性慾的衝動逼迫我不得不向她討一次甜的蜜柑的狂吻。我感謝她的不拒絕我這應分的要求。我不敢不知足了，假如這樣她定要咀我的行動以女人爲玩物而發洩性慾的工具了任到如何，在我們沒有正式的似近乎器械式的婚禮的時期那種接吻以上的甜蜜我是現在不願先嘗

的。尤其我要常保留着她的純潔處女美，使我的心靈上得點將來甜蜜盼望的安慰。

就這樣過了幾點鐘，麗娟尚未回來，麗珠來了幾位朋友；我因為校中的功課不得不早點回去，但電車上的幻想是專為着麗娟的遲歸一直到接得她的電話，真的難道她能料想到我的思念麼？

晚上同房間的人，都向我道喜，法國公園的表現給他們知道了；但我承認那是妒忌；他們的需要異性也許比我強盛。只有失戀的翁君；他為我流淚；我是不大理會的。戀愛完全是苦腦的預卜麼？哈哈！

能個入夢已在熄燈的鐘又過去了兩點鐘模樣。』

哦！姊姊！我的日記是不給人看的；但今天寄給你了。這不過是一段呢！現在我是疲倦，疲乏到極點了，就停止了把！再會。這封信帶給你許多



快樂!

愛娜筆九月十日

### 第七信

眼淚雖然是要滴，但怎奈乾的淚海何！我是現在努力的悲哀了。惟悲哀才可以導我到神的路中，惟悲哀為偉大呢！

我是沉澱在泛濫洪水的底裏，我是被踐踏在金錢餒養的猛獸浪跡之下！我是為自己祝福，而不是咀咒運命的惡作劇。

……我沒有勇氣寫給你別的了，只有少許錄日記的能力……

八月三日晴 吃完了——

我正在抄給你的時候，接到了你的來信！我快慰得什麼似的！

我腦中曾經有過一種計劃——我想去從軍。但是已經失敗了。就作現在招兵的旗幟再在我面前飄搖的時候，無數的健兒負着鎗彈上前

線開火那種大無威的精神給我欽佩心的時候，  
我這種勇氣是不能振作起來了。

心頭上難過得利害，停止了罷！

你的弟弟九月念二日

### 第八信

姊姊：

我的手顫抖了，不曉得心裏是怎樣的難過；  
本來我已經明白了愛神的弄人，我是想抑制我  
的回憶力的，可是，姊姊呀，

.....  
.....

寫在沈澱的後面——

愛娜在醫院內受着病魔底驅使中，所給他  
姊姊的信共有七封，及這一封未寄的殘稿——  
儘我的力量所能搜尋到的！

是一個酷熱蒸人的午後，呼吸都很艱難了。

人們盼望着晚神的來到，柔和底晚風可以掃盡天宇中乾燥的氣氳，涼爽的微風，可以解除了日間的困苦和沉悶。樹影下的黃狗喘喘的在呼吸，枝頭上的蟬聲是狂叫般的讚美夏神又來到散佈炎熱了！愛娜狂喜的得到愛人的長信，由他的兄弟傳遞到的，他想這柔婉細緻的筆跡，使他對於未來的？作定有興奮的力量，他想這一封向來沒有過長信，預卜到他倆愛的路途上有新的啓示，和新的進展了！他又想信中言詞的藻麗，語氣的恭謹，定可以使得他在沉悶的午後有愉快的情緒。他很誠懇地吻了這封長信。臉上烘烘地熱起來。

——字跡是柔媚多了。

他慢慢的拆開，芬芳的氣息，靜靜的細細一字一字讀過去。讀完了信，忽然他陷入失望和悲憤的境地，晶瑩的眼淚，充滿在筐裏，癡呆地坐倒在椅上，微弱底氣息，似乎要斷絕了。

她拒絕了他了！

紅色的信封，纖秀底字體，假如說這是一枝豔紅的玫瑰花，然而他所接受的不過是些刺。他總不相信玫瑰花所對付他的是這樣，他慢慢的拿開信箋，再讀一遍。他恐怕他的眼睛是花了，他恐怕他給他的字是爲他錯認的！

她終於把絕了他了！

素來好勝心蓋滿了一切慾海的他，受到意外的傷心，織成了一片絕片的企圖！

熱情的血淚，瀉入了無情的大海了！

希望是破裂了，他好似已經埋入了墳墓，祇是昏黑和空虛包圍着他！他只想怎樣才能解脫，他的國，他底家，他底一切的，都已消忘在他的意念中了；他只想解脫，同時衷心深處底自殺觀念誘惑他，他微笑了，他憤慨了，他又妒恨了，種種不同的秋天底雲，飛迴在他黃瘦的面顏！

他暫走了悲哀的神，燃起了他底勇氣，用他的血和淚寫一封回信，他想她或者更要瞭解他的性情，才有這一次的試驗，是的，這或者是試

驗！

——可恨的女人！

快呀！快呀！時光過得快呀！一禮拜，二禮拜，終於沒有回信，訪問她是以閉門羹給他享受，向來在學校旁邊一條馬路上可以遇到她的，這時，連影子也不再在太陽的光熱中發現了！

她畢竟拒絕了他了！她終於拒絕了他了！絕望的企圖終於在他的衷心浮處又燃燒起來！

他想謀他底永遠解脫！

他只想見他可愛底死神，沒有別的了！

他終日的要走自殺的途徑上去，面顏較前更瘦了，身體是一個癡呆的石偶，他會靜坐在室中整天地感不到什麼，他會夜色中不眠而精神猶然；他是不能過有機械式的生活了！

嚴酷的夏神怎樣的佈發神威，多少動物屈服了，終舊敵不過愛娜失戀的心緒，他不狂叫熱氣的可怕；然向人們讚美希冀着的微風來到，也得不到愛娜的讚賞和謳頌！

天氣是于愛娜無用了！

憂慮過度素以爲習的他，不消說，病已加劇了。魚肝油放在櫃上連蓋子都不曾開過，涼暖的溫度是否適宜於他的體魄更在他的想像以外；他不曾看見過光，除非他在床上醒來時迷離地感到刺眼；他是與夜爲友的；當夜色慢慢散佈的時分，驕矜的月亮在偷看他悲哀的臉，天空逼着擠眼的羣星，悲愴的聲調慢慢地在寥闊的草地上施散了！

有時他坐在籐椅上，豪爽地拿起酒杯，

——啊！痛快！

強笑在他的面顏飛迴了，紅暈在他的雙頰上掛下了！臉上噴散熊熊的火焰，睛珠放出獵人的紅光。他感到這時是痛快極了。痛快中他模糊的看出她底秀髮，媚眼，粉裝的準鼻，薄小的微唇，酒渦，紅暈，驕笑，一一地現在白玫瑰的酒杯中。

——喝呀，喝呀

他又一口喝盡了杯子裏的，左手拿起酒瓶  
又斟滿了杯子，喝盡了又斟上一杯！

——喝呀，喝呀！

他漸漸地大笑起來，長嘆了，狂呼了！在他  
底微笑，譁死聲中，搜尋到安慰；感情愈是緊張  
了！

——啊！喝呀，喝呀，喝個飽呀，莫負了這良  
景美景呀！喝呀！

他一口又盡了一杯，不住地斟滿，嘴唇一分  
開，立開有咽下去的聲音激動了酒興。

.....

瓶子裏空了，從籐椅上立起來，走到房門口  
兩眼對着左面一間小房凝視！

『茶房！』他喊，『茶房，來 替我買二十瓶酒  
來；快點出來，茶房，茶房……！』

接連喊了幾聲茶房，都沒有應聲，他氣得不  
成樣子，狼狽的走到床邊，睡倒了！

『他媽的，這們早就死去了，你不替老子買

酒！眼睛向門外望望隨着緊閉起來。

『這學期老子只給你一塊錢，看你吃老子的  
。勞工神聖倒把本分兒忘了！』

不久，他便模糊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來底時候已是電炬閃爍了。  
這一晚他倒沒有吃酒。他整齊好他底衣服，不聲  
不響地走到蘭香院去，離他學校有五里路在城  
內一個妓院。晚上他沒有回來。

幾天後，他感到他下身小便時有點刺痛，  
不時的流出紅綠的水。他懼怕的是自己受罪，  
而不會永得解脫的。但是他心裏想他不願意再  
愛第二個女人，女人都是狐狸，他要拿起手鎗打  
死了一切的世上女人。他心安了。

他不曉得他在下身所得到的是不是楊梅，  
他很懊悔他那夜的過去，自己受了不少的刺痛，  
徒然更爲楊梅糾纏起來，腦海裏所想像的解脫  
仍舊是在渺茫的途中！

.....



愛娜從學校的調養室搬到醫院中去了，瑰瑰的鮮血由他 紫色的口唇噴吐出來，他不憂慮，他只每天的張開在爲他自己祝福。然而終舊爲了朋友熱烈的德惠，養病去！

在那邊，靜默中，他常常回憶到他的過去，病加劇了，終於遂了他底心願。

然而何嘗是病魔割斷了他的氣管呢？他每天煩悶得很，幸有一位很好的看護婦爲他解除，不幸得很，兩人互相的瞭解了！兩人曾經抱着在夜間嗚咽到不知幾何次！但可惜愛娜君想到另一件事體。他想：

『我是污濁的人了，我沒有資格接授人的愛了。』

愛娜更加的煩悶，爲看護對他思戀而煩悶。他爲他自己不願接受，更爲了她的愛人失戀的苦衷而不願接受。

他終於拒絕了她了！在一天夜裏他很勉強地同她講出：他已是沒有資格接受任何女人。但

是看護婦衷心深處只有他。

愛娜終于拒絕他，他的病是更加的劇烈，醫生已經說沒有辦法了！

.....

兩人不久在同日失了踪，愛娜在醫院中逗留的就是第八封殘稿了！

十七 四，十五，寫完。

新  
叢  
書  
愛娜自己 (小說)

郭文輝  
著  
即日出版

是書計十萬餘言，爲現代長篇文學創作中之鉅著。書中敘一青年在青春時代與其表姊一生戀愛之事實，中途又與另一女士生情，苦樂備嘗，窮其一生之力，結果竟玉成一幕三角戀愛之喜劇。書中材料，十分豐富，悲哀處，使人墮淚，歡樂處，令人心醉，加以作者活動之描寫，既有趣味又極深刻，關心社會者，不可不讀，研究戀愛者，尤不可不閱。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革新  
叢書

# 現代文藝

(創作)

郭文驥編  
即日出版

坊間所出文藝諸書，可謂雨後春筍，然欲求其完全刊印文藝作品者，實屬不易多見。本店應各界之需要，由諸大作家，會著一部純粹的「現代文藝」。全書印刷精良，紙張潔白，文法之緊湊，結構之謹嚴，允稱首屈一指。篇篇長文，筆筆有神，思想高卓，至情入理，真是新文藝書中一部出類拔粹的作品。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時氏  
叢書  
碎錦  
(小品)

劉冠悟編

實價五角半 寄費加一

此書係十大名家所著，用道林紙精印，書面新穎，文字清晰，內容有嬉笑怒罵，悲歡離合等語。聚精會神，各有擅長。全書共有一百餘篇，篇趣味濃厚，落筆深刻，且使令人百讀不厭，愛不忍釋，允稱爲現代短篇文學中一本完整之讀物，可謂猜透近日青年之一斑胸襟也。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叢書

# 青年的煩悶

(散文)

劉時民著

實價五角 寄費加一

風行一時之散文名著，秦半已飽吾人耳目，際此書賈雲湧，本店特爲另闢一所新文藝園，以應世人之欣賞。內容都係諷刺譏誚等煩悶之作品，篇篇描寫今日社會上之種種現狀，思想新穎，維妙維肖，的確可以消弭青年男女心理上的煩悶。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時  
民  
叢  
書

# 回憶中底她

(詩選)

劉冠梧編

實價二角 寄費二分半

新詩要含有天然的美感，方能使人讀而起敬。是書為文藝詩中之傑作，詩中有文，文中有詩，所作皆纏綿悱惻，香豔絕倫，且著者悉為海內有名人物。全書格式採仿歐化，篇篇有結晶，句句有意味，兒女柔情，英雄俠骨，真是絕妙一部現代新詩。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分  
商  
權

# 吳稚暉與汪精衛

(再版)

吳稚暉著

實價一角半 寄費二分半

吳稚暉先生素以談諧論文名於時，本書即係先生最近之傑作。內容有「汪精衛入共前之情形」、「共產黨之真相」、「左派之內幕」、「對於汪精衛先生之結論。」而所述詳盡，文字清晰，尤為與眾不同。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黨國  
圖書  
三民與C P (再版)

胡漢民述

一角五分 寄費二分

胡漢民先生是黨國中最有聲望之人物，讀過先生之文字者，無不有口皆贊，是書即係先生最近之演講集編印成本。內容對於「三民的精神」、「革命的努力」、「C P的把持學界」等，靡不詳述無遺，而言論之透澈，印刷之精良，尤為難能而可貴。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實地  
採集

# 共黨蹂躪兩湖記

(再版)

王守白編

定價三角 寄費加二分半

共黨之害，盡人皆知，惟關於彼輩之實在情形，能予吾人以窺全豹者，社會上實不多觀。本店有鑒於此，爰將其黨在兩湖之種種摧殘，赤裸裸地，一一寫出，以供讀者。全書細目繁多，不及備載。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 中國現代婦女學全集

王守白編  
發售預約

男女平權聲之，整遍全國已久，祇因婦女們泰半智識遲鈍，書買又無專集之宣傳，間有數數讀物，悉爲零冊單本，欲窺全豹，實屬難能，是以二萬萬女子，日坐愁城，不能與男子平等，言念及此，良可歎也！本店費二載光陰，彙集婦女名著二百餘篇，刊印一巨帙，分十大編目，關於現代婦女種種學識，詳載無遺，洵足爲革新婦女必讀之巨書。（預約辦法另印，函索即寄。）

上海革新書店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書局代售

---

版權所有

---

著作者——郭文驥

發行者——革新書店

分售處——各大書局

實價大洋六角

一九二八年八月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西門內莊家橋街七一號

革新書店

